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山西通志卷二百三十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録監生臣姜士安

山西通志卷二百三十

雜志三

梁開平二年使其將李思安攻潞州營於壺關伐木為柵破一大木木中朱書文六字曰天十四載石進思安表上之其羣臣皆賀以為十四年必有遠夷貢稱實者其司天少監徐鴻獨謂其所親曰進右無之字為犀號者上天符命豈抉文乎吾以為丙申之歲當

有石氏王此地者移四字中兩竪畫置天字左右即丙字也移四字外圍以十貫之即申字也後至丙申歲晉高祖以石姓起幷州如鴻之言稽神錄

王晏徐州滕人初爲軍校與平陸人王興善其妻亦相爲娣姒漢時晏爲建雄節度使乃薄興興不能安晏妻病興語人曰吾能治之晏遽訪興興曰吾非能醫但以公在陜時止一妻今妓妾甚衆得非待糟糠之薄致夫人怏怏成疾耶若能斥去女侍夫人之疾可

立愈晏以為謗已乃誣以他事悉案誅其夫婦五代史

李嗣昭妻楊氏善畜財平生居積行販至貲百萬梁圍夾城彌年軍用乏絶楊氏之積蓋有助焉及子繼韜叛附梁同光初乃齎銀數十萬兩至洛京厚賂宦官伶人皆為言繼韜初無惡意楊夫人亦以賂謁劉皇后又言嗣昭功臣宜蒙恩貸由是莊宗釋繼韜晚而存一子繼忠家於晉陽楊氏所積餘貲猶鉅萬晉高祖起兵太原契丹求賂貸於繼忠以取足高祖甚德

之以為忻棣單三州刺史楊氏平生積産嗣昭父子三人賴之同上

莊宗既即位猶襲故態身預俳優尚方進御巾裹名品曰新令伶人所預尚有合其遺製者曰聖逍遙清異錄

莊宗攻梁軍於夾城得符道昭妻侯氏寵專諸宮宮中謂之夾寨夫人莊宗出兵四方常以侯氏從軍五代史

唐同光四年遣夏魯奇族朱友謙家屬於河中魯奇至其家友謙妻張氏率其宗族朱百餘口見魯奇曰朱

氏宗族當死願無濫及平人乃别其婣僕百人以其族百口就刑張氏入室取其鐵券示魯奇曰此上所賜也不知為何言語魯奇亦為之慙友謙死其將史武等七人皆坐友謙族誅天下寃之五代史

清泰中雍邱髙嶠舉進士同輩紿之曰何不從裴僕射求知乎時裴皥以左僕射致仕後進無至其門者嶠性淳樸信其言以文贄于皥明年侍郎馬裔孫知貢舉乃皥門下士也皥以嶠語之遂擢乙科同上

清泰燕服凡兩品幞巾李家寛者漆地加土線稜盤四脚差細　清異錄

後唐明宗初詔捕宦者宦者亡竄山谷多削髪爲浮屠其亡至太原者七十餘人悉捕而殺之都亭驛流血盈庭　五代史

同光中承旨盧質節制河中馮道贈詩曰視草北來唐學士擁旄西去漢將軍　續翰林志

後唐同平章事馮道告明宗曰穀貴餓農穀賤傷農因

誦文士聶夷中田家詩其言近而易曉明宗顧左右錄其詩常自誦五代史

晉王嘗窮追汴師糧運不繼蒸栗以食軍中遂呼栗爲河東飯清異錄

桑維翰壽辰華潛德獻太湖石一塊上有鐫字金飾曰寵仙同上

裴皥官至禮部尚書放三榜四人拜相桑維翰竇正固張礪馬裔孫清泰二年馬裔孫知貢舉纔放榜謝恩

引諸生詣座主宅謁拜裴公以詩示云宦途最重是文衡天與愚夫著盛名三主禮闈年八十門生門下見門生未開宴喬孫登庸 郡閣雅言

桑維翰為相常惡獲鹿賈緯待之甚薄漢隱帝時詔緯與王申賓儼等同脩晉高祖出帝漢高祖實錄緯為維翰傳言維翰死有銀八千鋌翰林學士徐台符以為不可數以非緯緯不得已更為數千鋌 賈緯傳

僧可隆善詩高從誨閲其卷有觀棋句云萬般思後行

一失廢前功從誨謂可隆曰吾師此詩必因事而得

隆荅曰某本姓慕容與桑維翰同學少負志氣多恐

維翰維翰登第以至入相某猶在場屋頻年敗衂皆

維翰所挫也因削髪為僧其句實感前事而露意焉

從誨識鑒多此類也 天定錄

漢髙祖鎮河東以軍校良鄉王進從每有急遣進馳至

京師往返不過五六日 五代史

劉漢祖始仕晉為并州衙校褁幞頭脚左右長尺餘横

直之不復上翹迄今不改其制幕府燕閒錄

武從諫家在太原從討張文禮館於正定張氏見張氏女尚幼憐之遂以其女歸為子婦周太祖事漢高祖於太原楊夫人卒而武氏子亦卒乃納為繼室乾祐三年劉銖戮之追册為貴妃五代史

初周祖兵征淮南過宋州宋州使人勞之於葛驛先有一男子一女子不知所從來轉客於市傭力以食父老憐其愿也醵酒食衣服使相配為夫婦及周祖至

市人聚觀之女子於衆中呼曰此吾父也市人驅之去周祖聞之使前問之信其女也相持而泣將攜之以行女曰我已嫁人矣復呼其夫視之曰此亦貴人也乃俱挈之軍中奏補供奉官即張永德也及周祖入汴漢末帝以兵圍其第今皇建院是也盡誅其家惟永德與其妻在河陽爲監押末帝亦命河陽誅之河陽守呼永德以勅示之永德曰丈人爲德不成死未晚也河陽守以爲然雖執之於獄所以餽之甚厚

親問之曰君視丈人事得成否永德曰殆必然未幾而捷報至周祖親戚盡誅惟永德夫婦遂極富貴 龍川別志

張永德母馬氏永德四歲被出後適安邑劉祚及永德鎮南陽父祚已卒迎母歸州廨起二堂與繼母劉並居劉卒馬預中參時年八十一太宗勞之賜冠帔封莒國太夫人同母弟劉再思署子城使於市西里起大第聚劉族 本傳

張永德寓睢陽有書生隣右卧疾永德療之獲愈生一
就永德求汞五兩既得即置鼎中煮之成中金自是
日與永德遊一日告適淮水語永德曰後當相遇
于彼永德曰吳境不通子何可去生曰吾自有術永
德送行數舍懇求藥法生曰君當大貴吾不吝此慮
損君福言訖而去及永德屯下蔡牙帳前後隊部曲
八百人皆金銀刀槊繡旗幟永德善騎射左右分掛
十的握十矢疾馳互發發必中淮民環觀有一僧睥

晲永德遽召之乃睢陽書生也夜宿帳中復求丞法

僧曰始語君貴今不謬矣終能謹節當保五十年富

貴安用此為然能降志禮賢當別有授公藥法者永

德由此盡罄家貲延致方士故太祖以方外待之初

睢陽書生嘗言及太祖以故永德潛意拱嚮太祖將

聘孝明后永德出緡錢金帛數千以助之故盡太祖

朝而恩渥不替同上

王仁裕知貢舉取王溥為狀元溥時年二十六後六年

溥拜相時仁裕猶致仕無恙賀以詩曰一戰文場拔趙旗便調金鼎佐無為白麻驟降恩何極黄髪初聞喜可知跋勑案前人到少槊沙堤上馬歸遲立班始得遂相見親洽争如未貴時石林詩話

王溥五代狀元相周太祖世宗至宋以宫師罷相其父祚為周觀察使致仕祚居富貴久奉養奢侈所不足者未知年壽耳一日居洛陽里第聞有卜者令人呼之乃瞽者也密問老兵云何人呼我荅曰王相公父

也貴極富溢所不知者壽也今以告汝俟出當厚以卦錢相酧也既見祚令布卦成爻推命大驚曰此命惟有壽也祚喜問曰能至七十否瞽者笑曰更向上答以至八九十否又大笑曰更向上答曰能至百歲乎又歎息曰此命至少亦須一百三四十歲也祚大喜曰其間莫有疾病否曰並無之其人又細數之曰俱無秪是近一百二十歲之年春夏間微苦臟腑尋便安愈矣祚大喜回顧子孫在後侍立者曰孩兒輩

切記之是年莫教我喫冷湯水捫掌錄

王文康公溥初周祖鎮蒲津召置幕府從征李守貞王景崇得朝臣交結書周祖欲暴其事溥力請焚之後世宗嘗問漢相李崧蠟丸書結北虜有記其辭者否溥曰使崧有此肯以示人耶逢吉輩為之爾世宗遂優贈其官厚德錄

王丞相溥還政閒居四方書牘答報皆手筆然不過百字目前事與親黨相聞勸於紙扎封疊造赤漆小版

書其上僕吏以帊蒙傳去雖一時間可發數十公自為木棧後復加頰拒安抽面以啟閉字濕則能護之故又有漆方士漆雕開之名 清異錄

孟昶時每臘日內官各獻羅體圈金花樹子梁守珍獻忘憂花縷金於花上曰獨立仙 同上

太原田景咸後周時鎮邢州朝使王班至景咸勸班酒曰王班請滿飲典客曰是使者姓名也景咸悟曰我意王班是官爾何不早諭我聞者笑之 抵掌錄

宋初征潞州軍士於澤中取草夜歸鐮刃透成金色或以草爇火釡底亦成金舊通志

宋龍岩有石洞人傳宋太祖避亂於此後為龍岩寺有碑記永和縣志

宋建隆初平潞開寶二年至太原皆以師行供頓從儉約宋史

五代之際天下剖裂太祖啓運雖則下西川平嶺表收江南而吳越荆閩納籍歸覲然猶有河東未殄其後

太宗再駕乃始克之海内自此一統故因御試進士乃以六合為家為賦題時進士王世則遽進賦曰搆盡乾坤作我之龍樓鳳閣開窮日月為君之玉戶金闕帝覽之大悦遂擢為第一人青箱雜記

五代以來文體卑弱高錫與梁周翰柳開范杲習尚淳古齊名友善當時有高梁柳范之稱同上

宋太祖北征因河東諜者語劉承鈞曰君家與周世讐宜其不屈今我與爾無間何為重困此一方之民承

鈞復命曰河東土地兵甲不足以當中國之什一然承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葢懼漢氏之不血食也自漢魏以來詞命簡潔未有其比 _旉勝野聞_

太祖將親征潞賊李筠詔留後吕餘慶趙普於京師普因私謁太宗於朱邸且曰普託迹諸侯十五年今偶雲龍變家為國賊勢方盛萬乘蒙塵是臣子効命之日幸望啟奏此誠願軍前自効太宗即以聞上太祖笑曰趙普豈勝甲冑乎因謂太宗曰是行也勝則不

言萬一不利則使趙普分兵守河陽別作一家計度及凱旋第賞宰臣撡官太祖曰普有從朕伐叛之勲宜當加等於是授侍郎樞密使　國老談苑

周昭義節度李筠好詼諧初名榮避世宗諱改筠筠曰李筠李筠玉帛云乎哉聞者皆笑　同上

河東偽相趙文度歸向朝廷便授華州節度使時同州節度使宋相公移鎮邠州道由華下趙張筵命宋宋以趙自河東來氣燄凌之帶隨使樂官一百人入趙

府署庭所使排立於東廂將舉盞趙之樂官立於西廡時東廂先品數聲趙謂曰於此調吹採蓮送盞皆吹不得却令西廡吹之送盞畢東廂之樂由是失次宋亦覺其挫銳㴑中筵起移於便廳再坐宋自吹笙送趙一盞趙遂索笛復送一盞聲調清越衆所驚歎其笛之竅宋之隨使樂工手指按之不滿㴑席闋宋回驛趙又於山亭張夜宴召之不至宋於是宵遯晉公曰庶事不可輕易宋焉知河東僭偽小國之有人

耶 談錄

太祖將北征過韓通飲通子欲弑之通力止乃已明日陳橋欣戴入御曹門以待將相之至時伏弩右掖門外通出死矢下石守信實守右掖開關以迎王師至中書立都堂下召范質王溥魏仁浦與語移刻將校持刃廹質帝叱之質與帝約賓禮柴氏保其天年乃召陶穀草制誥前殿帝北面立宣制制畢坐朝百官

王鞏雜錄

李讜溥有招收將劉進者勇力絶人數以少擊衆并人

患之乃以蠟丸封書譔進陽遺其兄晉帥趙贇得之

以聞太祖即詔讜溥械送闕下讜溥曰此反間也願

以闔門保之太祖得奏遽釋進厚賜金帛遣之厚德錄

李讜溥子允正雍熙四年為閤門通事舍人女弟適許

王以居第質於宋偓太宗詰之曰爾父守邊二十餘

年止有此第耳何以質之允正具以奏即遣内使輦

錢贖還縉紳咸賦詩頌美宋史

晉五臺山佛教文殊氏弘法處也迄隋唐末梵宇麗甚
某歳為巨賊所據寺僧悉散去嗣一行脚過此覩之
愴然奮曰斯吾祖師道場也而忍沒為賊虜巢耶乃
矢志為恢復謀荷杖徒步走薄海内擬結僧緣以千
計許志者輒裂巾為盟而去期以某歳月日共至某
所舉事至日是千人者果畢至無一後期者爰出方
畧戮力驅殺賊衆遂復其地糞除梵宇居衆僧已延
訪僧臘中有德者登壇設法其中而已首率諸僧執

弟子禮受法云 權子

僧繼顒住五臺山手執香如意紫檀鏤成芬馨滿室繼元時在潛邸以金易致每接僧則項帽具三衣假比丘秉此揮談名爲握君踐祚 清異錄

僧便聰於五臺將還京師寺有老僧寄以書其上題云東京城北尋勃賀分付僧竊啟封視之云庚衆僧畢早來苟更强住却恐造業復封之及至京尋訪不見其人一日五丈河側見一小兒逐一大豬名勃賀僧

問之云𠪚者趙氏之子能引羣豬令不亂遂愛婆荷故以名僧試呼其名以書投之豬遂食其書人立而化僧徑之五臺訪老僧亦化去矣洞微志

南部縣裴廸晉公之後宋初為新鄭令因家南部收得晉公像及累任告身自撰真贊墓銘並存焉摭言

宋中書令郭從義善擊毬嘗侍偏殿太祖命擊之從義易衣跨驢馳驟殿庭周旋擊拂曲盡其妙既罷賜坐謂之曰卿技固精矣然非將相所為從義大慙本傳

馬邑党太尉名進自稱曰暉人問之則曰吾欲從吾便耳 同上

古之秘畫珍圖名隨意立觀德則有帝舜娥皇女英圖隋展子虔有禹治水圖忠鯁則唐閻立本有陳元達鏁諫圖靡麗則唐周昉有楊妃架雪衣女亂雙陸局圖 郭思畫論

太宗皇帝文德化成靖無他好留意翰墨潤色太平嘗借王氏所收書以集閣帖十卷内郗愔兩行二十四

日帖乃此卷中者而於謝公帖親跋三字以還王氏其帖在李璋家 譜系雜說

絳本舊帖歐陽公集古跋尾謂近時有尚書郎潘師旦以官帖私自摹刻於家為别本以行於世又云潘師旦者竊取官法帖中數十帖自刻石以遺人而傳寫字多轉失然亦有可佳者觀此則絳帖是矣此帖世稱為潘駙馬帖或又稱絳帖豈潘氏世居絳郡耶帖凡二十卷其次序卷帙雖與淳化官帖不同而實則

祖之特有少增益耳已别注絳帖字鑑兹得以畧上同

單炳文博雅君子也其論絳帖至為精密頃刻石襄州有云淳化官本法帖今不復多見其次絳帖最佳而舊本亦已艱得嘗以數本較之字畫多不侔璪家藏舊本第九卷大令書一卷第四行内面字右邊轉筆正在石破缺處隱然可見今本乃無右邊轉筆全不成字其面字下一字與第五行第七字亦不同又第七行第一字舊本乃行書止字今本乃草書心字筆

法且俗以此推之今之所見多非舊本臨江帖大率與舊本同其間此一帖尤不差但字體頗肥不逮絳帖之遒勁也同上

余既獲見炳文絳帖辨證然後知近世所藏二十卷帖多非舊物每恨未識真本而襄州所刻第九卷大令帖亦毁於王旻之變慮其遂至泯絶因以舊所藏本摹刻於家頗傳諸好事者淳祐甲辰自霅川官滿得闕遄歸假道三衢始獲覯真帖於倉洲毛監丞所不

獨第九卷與單説正合而二十卷首尾俱全亦可謂

珍玩矣且云得之金華潘氏殆師旦之苗裔耶其帖

之異同大畧條列於後帖總二十卷元無字號及段

眼數目第二卷鍾繇宣示帖第一行内報字右邊直

畫勾起向左畔第二行多字内下面夕字上畫微仰

曲第五行名字右脚微有一點第十行當字上三點

全旁有微損却在空處已欲日帖脚下有斷石紋此

卷内第一段與第三段石並缺右脚第九卷大令帖

正與單炳文襄州所刻石本纖微弗差故家所藏未有其比右潘氏絳帖二十卷紙墨字畫模印皆與今人所藏本不同而第九卷顯然可見自非單公炳文表而出之亦將泯於無聞矣北方所刻諸本往往南渡後北人轉相傳摹無足深怪但武岡舊刻未知始於何年亦止用慚本摹刻為可恨耳東庫本世傳潘氏所居法帖石分而為二其後絳州公庫乃得其一於是補刻餘帖是名東庫本第九卷之外誤葢始乎

此今好事之家所藏絳帖率多此本字畫精神遒勁亦自可愛而衛夫人一帖及宋儋帖頗多燥筆有如蘭亭敘羣字落筆之精此稍異於諸本其所以不及舊帖者以第九卷大令書石不破缺而炳文所論三字已誤且逐卷逐段各分字號以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何以報願上東封書為別此又異於舊帖也亮字不全本帖與東庫本絕相似或只是一石但庾亮帖内亮字皆無右邊轉筆蓋避逆亮諱也新

絳本一帖二十卷首尾規模段眼字號並同東庫本獨衛夫人宋儋二帖無爍筆又字畫較東庫本微局促墨法雖與東庫本同然實是兩石吾家與毛希元皆有之同上

太宗朝搜訪古人墨跡令王著銓次用棗木板摹刻十張於秘閣故時有銀錠紋前有界行目錄者是也當時用李廷珪墨拓打手揩之不汙手惟親王宰執使相拜除乃賜一本人間罕得當時每本價已百貫文

至慶歴間禁中火災其板不存今所見閣帖多乏精神焉有絳帖以閣本重摹而秘閣反不如絳帖精神乎則此可以觀也絳州法帖二十卷乃潘舜臣用淳化帖重模而參入别帖然比今所見閣帖精神過之舜臣字力單微而自能鐫石雖井闌堦砌肯偏刻無餘所以段數最多或長尺餘者舜臣死二子析而為二長者負官錢沒入十卷於絳州絳守重模下十卷足之㓜者復重摹上十卷亦足成一部於是絳州有

公私二本靖康兵火石並不存金人百年之間重摹
至再慶元間予官長沙嘗見舊宰執家有南渡初親
自北方攜得舜臣元所刻未分析時二十卷其家珍
藏非得千緡官陌不肯與人乃北紙北墨精神煥發
視金人所摹者天淵矣　洞天清錄
世有絳帖潭帖臨江帖此三書絳本已少惟潭帖為勝
者以錢希白所臨本也希白於字畫得佳處故於二
王帖尤邃若臨江則失真遠矣又淳化帖大觀帖當

時以晉唐善本及江南所收帖擇善者刻之悉出上
聖規摹故風骨畢𧰼皆存在識者鑒裁而學者悟其
趣爾翰墨志

晉王渾真草帖真蹟在駙馬都尉李瑋處梆公權書梆
尊師墓誌真蹟在錢塘唐垌處梆公權紫絲靸蘭亭
詩二帖待制王廣淵撫石跋云龍圖大諫李公帥府
暇日出書請撫石李師中也洛陽人寶章待訪錄
東都頃年創造防秋館穿掘多發邑鴻都學所書石經

後洛中人家往往有之王羲之借船帖書之尤工者也故山北盧匡寶惜有年盧公致書借之不得云只可就看未甞借人也盧除潞州旌節在途纔數程忽有人將書帖就盧求售閱之乃借船帖也驚異問之云盧家郎君要錢遣賣耳盧歎異移時不問其價還之後不知落於何人京師書儈孫盈者名甚著盈父曰仲容亦鑒書畫精於品目豪家所寶多經其手真偽無所逃焉公借船帖是孫盈所蓄人以厚價求之

不果盧公時其急切減而賑之日乆滿百千方得盧公韓太冲外孫也故書畫之尤者多閲而識焉譚賓錄

徐休復字廣初濮州鄄城人太平興國初進士淳化初知潞州至州數月瘍生於腦休復初知廣州與轉運使王延範不協奏其反狀遂抵於法至是疾甚若見王延範休復但號呼稱死罪後數日卒冥報錄

宋淳化二年命畢士安為翰林學士士安以父名乂林

抗章引避朝議謂二名不偏諱不聽本傳

邇英閣講諷之所也閣後有隆儒殿在叢竹中制度特小王原叔久在講筵而身品短小同列戲之曰宜為隆儒殿學士春明退朝錄

王嗣宗為御史中丞真宗一日幸相國寺回自北門嗣宗上言曰天子行黄道宜可由後門臣任當風憲詎敢廢職上悦其直給内帑三千緡以自罰北門由是不常開焉國老談苑

李允則守雄州遼不敢南牧朝廷無北顧之憂一日出官庫錢千緡復斂民間錢起浮圖即時飛謗至汴監司亦屢有奏劄真宗悉封付允則然攻者尚喧沸真宗遣中人密諭之允則謂使者曰某非留心釋氏實為邊地起望樓耳葢是時北鄙方議寢兵罷斥堠允則不欲顯為其備然後謗毀不入畢其所為王君玉談苑

陳象輿與樞密副使趙昌言善知制誥胡旦度支副使

董儼嘗昌言同年左正言梁顥嘗在昌言天雄軍幕下四人者日久會昌言第汴京為之語曰陳三更董半夜同上

种放遇知永興軍王嗣宗于傳舍飲醉曰君以手搏得狀元耳何足道也初嗣宗就試講武殿搏趙昌言帽擢首科故放及之嗣宗遂詆放為魑魅請徙嵩陽撫言

故事非宗戚將相無問疾臨喪之禮大中祥符三年上

特覲臨問邢昺賜名藥一奩以宮邸舊僚故也宋史

仁宗時詔改王溥謚有議欲爲文忠者給事中張揆曰溥周之宰相國亡不能死安得爲忠乃謚爲文康紀畧

王祁公家有晉諸賢墨蹟唐相王廣津所寶有永存珍秘圖刻閣立本畫老子西昇經唐人畫鎖諫圖王冀公家褚遂良書唐太宗帝京篇太宗見祿東贊步輦圖錢文僖家書畫最多有大令黄庭經李邕雜蹟錢

宣靖家王維草堂圖周安惠家獻之洛神賦蘇侍郎家魏鄭公諫太宗圖楚樞密有江都王馬王尚書仲儀有回文織錦圖　春明退朝錄

金閣老王勝之轉運兩浙於民家得唐沈既濟所撰劉展亂紀一卷時唐書已成所載展事殊略　同上

蒲州古城東北有樂安莊宋薛球以樞密直學士致仕歸築室以居因其封邵名曰樂安范純仁作記南北分為二園其北曰逸老堂公寄傲棲息之所東曰三

經堂公寄懷於簡編也其西曰無無堂公自以無欲無營又取夫莊生之言而名之也（山堂肆考）

馮大參京嘗患傷寒已死家中哭之已而復甦云適往五臺山見昔為僧時室中之物皆在有言我俗緣未盡故遣歸因作文記之屬其子他日勿載墓誌中（孫公談圃）

河中范喦臣潘佐外孫也有才辯高識能道南朝故事予之曾外祖母温楊涉之外孫也予兒初遊學温夫

人無恙年八十餘耳聰目明日視緘指每道唐室故事歷歷可聽或見予兄服皂衫紗帽謂曰汝為舉子安得為此下人之服當為白紵襴繫裹織帶也或當飲宴燕則以琴自隨此汝外祖出入體也必有莕頭負荷令胡不然脫或侵夜廂巡防衛至所居頗如是乎予兄今不鎖了已是幸事畫墁錄

錢惟濟留後知絳州民有條桑者盜强奪之不能得乃自斫其右臂誣以殺人官司莫能辨惟濟引問因給

以食而盜以左手舉匕筯因語之曰他人行刃則上重下輕今下重上輕正用左手傷右臂也詰者引服

晰獄龜鑑

崔公庚伯易自號曲轅先生作太行山賦以太行近時忌改作感山賦裴煜得之獻魏公未及品藻示永叔永叔題其後曰司馬子長之流也魏公因薦其丈英廟欲擢以館職魏公言未見其人之賢否召與語未爲晚也後數日伯易與友人會語坐上忽齋詰身至

乃授伯易潁川防禦推官國子監直講荆公嘗云感山賦不若明珠賦　孫公談圃

陶穀本唐彦謙後石晉時避帝諱改曰陶後納唐氏為壻亦可怪　宋祁筆記

汾晉村野間語曰欲作千箱主問取黄金母意謂多稼厚蓄由耕耘所致　清異錄

晉祠小池畜老鱉大如食盤不知何人題闌柱曰𥚃襴大夫烏衣開國何元美後失鱉所在　同上

嘉祐中河中河濱漁網得一小石刻詩曰雨滴空堦曉無心換夕香井梧花落盡一半在銀牀不知唐時何人作 許彥周詩話

宋如皐胡公翼之及平陽孫公明復奉符石公守道實相與讀書泰山者十年學既成矣出而用世 靈谷書院記

王屋天壇道書云黄帝禮天處壇之方隅陳八玉鏡儒家疑焉元豐中有登天壇得方玉如鏡者濮陽杜毅

主王屋簿曾親見之　澤州志

或問舟不覆於龍門而覆於夷㲼車不摧於太行而摧於康逵有諸曰有無他難者人所畏易者人所忽是以古之君子難其難而不易其易　田間書

梆如京嘗與鄂渚潘閬爲莫逆交尚氣自任潘常㗛梆自衒之病端拱中典金州途出睢陽潘先卜居在彼迎謁河涘時炎酷梆云可偕往傳舍就凉宵話也自到傳舍止於廳事中堂扃鑰甚秘梆怒將笞驛吏驛

吏曰此非敢斬舊傳宿者多不自安向無人居十稔矣梛强曰吾文章可以驚鬼神膽氣可以讋華夏縱有凶怪吾能屏之於是啟户掃除靜處其中閣思曰古人尚不敢欺暗室何紿我之甚豈有人不畏神乎乃謂梛曰今夕且歸製少湯餅凌晨用藉手為别此室虛寂請公深省可也梛不答閽出容謂驛吏曰梛公我之故人常輕言自衒聊作戲怖渠無致訝也閽薄暮方來以黛染身衣豹犢鼻吐牙披髮執巨鎚由

外垣上正據廳眷俯視堂前是夜月色晴霽洞鑒毛髮栩尚不寐正歛衣循牆而思閒行叱之栩悚然舉目初不甚懼再呼自覺惶恐遽云某僭道赴任暫憩使館非意干忤幸乞恕之閒遂數栩平生幽隱不法之事揚言曰陰府以汝積累如此俾吾持符追攝便須行也栩乃茫然設拜曰事誠有之其如官序未達宦事未了盛年昭代忍便捨焉倘垂恩庇誠有厚報言訖再拜繼之以泣閒徐曰汝識吾否栩曰塵土下

士不識聖者乃曰吾即是潘閬也栁知其所為誡不勝慙阻再三邀閬下屋閬曰公性格躁暴不奈人戲他日必辱我以惡言矣於是潛遁栁亟歸舟觧纜去聞者為之絶倒栁河東剛毅人人皆畏之一旦為相知所洩幾於泣血古人云雖能言之不能行之此之謂也况其下者乎友會談叢

靈邱陸萬友始業圬鏝既貴達不忘本以銀為圬鏝器數十事示子孫厚德錄

宋太原安守忠嘗夢一濮字方丈餘及領濮州團練使幾二十年乃遷瀛州防禦使於是始悟 聞見錄

彭州少種樹民無所休孝義右補闕辛仲甫出知州事課民栽柳蔭行路郡人德之名為補闕柳 摭言

文太師彥博幼侍父令公監征閬州有道士異之曰公南極之精降為國之中甫遂自號南極真子 同上

潞公幼與羣兒擊毬毬蹴入柱穴中公以水灌之毬浮即出 世說

文潞公彦博知成都大雪會帳下卒有詐語共拆井亭燒以禦寒軍將以聞公徐曰今夜誠寒亭敝矣正欲改造更作一亭可盡拆爲薪樂飲如常明日乃究問先拆亭者杖而流之沂陽子曰令不素孚亦踈矣寒不恤下亦忍矣特取定一時之變耳是故御大衆者寒暑當豫處云〈機警錄〉

王介甫與韓子華合謀欲沮文潞公且奪其權一日發中旨置審官西院樞密初不知也〈涑水記聞〉

子由作文潞公麻詞云郭氏有永巷之嚴裴公有綠野之勝乃餞文公歸洛致語耳非王言也 野老記聞

潞公以太尉鎮洛師遇生日僚史皆獻詩多云五福全者潞公不悅曰遽使我考終命耶有一客詩云綽約肌膚如處子蓋用莊子姑射仙人事也洛人笑之曰願爾得婦色若此潞公色黙也 明道雜志

程伊川先生上文潞公求龍門菴地書唐王龜鑑創書堂於西谷松齋之名傳之至今 臆乘

前時與堯夫游西街得新出白千葉花以呈潞公公名之曰玉玲瓏司馬光詩註

宋文潞公園池薄東城水渺瀰甚廣汎舟游者如在江湖間也淵映瀍水二堂宛在水中湘廬藥圃二堂間列水右潞公年九十官太師尚時杖屨遊之山堂肆考

蘇子瞻出守錢塘來別文潞公公曰願君至杭少作詩恐為不相喜者誣謗再三言之臨別上馬笑曰若還

有興也便箋　東坡別集

蘇試尺牘頻得潞公手筆皆詳悉精好　同上

平章事文公首奏乞立廟河南有詔可之然尚未知築搆之式靡所循依至和初西鎮長安訪唐朝之存者得杜岐公遺跡止餘一堂四室及旁兩翼嘉祐元年始倣而營之三年增置前兩廡及門東廡以藏祭器西廡以藏家譜齋坊在中門之右省牲展饌視滌在中門之左庖廚在其東南其外門再重西折而南出

四年秋廟成 司馬光文潞公先廟碑

司馬池乃文正公之父仁廟時作待制亦善作小詩云冷於陂水淡於秋遠陌初窮見渡頭頼得丹青無畫處畫成應是一生愁 侯鯖録

故諫議大夫司馬君池以某年作尉郫邑越明年某月生公於官廨字之曰岷以山稱也是歲諫議君手植松楠各一本於庭迨今凡若而年月諫議之死骨已朽矣公相繼殂落靈亦歸矣而二木之中其一松者

亦枯摧矣惟是兹楠蒼蒼猶在邦人依之尚可想見公初生時也 溫公祠記

司馬溫公光幼與羣兒戲一兒墮大水甕中已沒羣兒驚走不能救公取石破甕兒出得活沂陽子曰惟誠故神葢已見於幼時宜其當國而任台鼎重寄也謗曰三歲至老信夫天地間氣攸鍾豈凡例耶 王文祿機警

天聖九年閬州路運使司馬池遊台星巖題崖上云司

馬光捧硯 勝遊錄

司馬君實侍先君知鳳翔府竹園中得一物如蝙蝠巨如大鴿莫有識者有自山西來者云此鼯鼠也一名飛生飛而生子每欲飛則緣樹至顛能下不能高 江休復隣幾雜誌

温公之任崇福春夏多在洛秋冬在夏縣每日與本縣從學者十餘人講書用一大竹筒筒上貯竹簽上書學生姓名講後一日即拈簽令講講不通則公微數

責之公每五日作一饌講一杯一飯一麪一肉一菜而已温公先隴在鳴條山墳所有餘慶寺公一日省墳止寺中有父老五六輩上謁云欲獻薄禮乃用瓦盆盛粟米飯瓦罐盛菜羮真飯土簋啜土鉶也公享之如太牢既畢復前啟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為諸生講書村人不及往聽今幸略説公即取紙筆書庶人章講之既已復前白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兩句此獨無有何也公黙然少許謝曰某平生慮不

及此當思其所以奉答村父笑而去每見人曰我講讀曾難倒司馬端明公聞之不介意　懶真子錄

溫公在永興一日行國忌香幕次中客將有事欲白公悞觸燭臺倒在公身上公不動亦不問　道山清話

龎丞相籍以使相判太原時司馬溫公適倅并州一日被檄廵邉溫公因便宜命諸將築堡於窮鄙而不以聞遂為西師所敗我師破其堡殺一副將朝廷深詰龎公擅興詰責不已龎公既素重溫公之賢終弗自

言久之遂落使相以觀文殿學士罷歸龎公亦黙不語温公遂獲免嗚呼龎公其真可接上古人千載之風矣（鐵圍山叢談）

周益公云蘇子容聞人語故事必令人檢出處司馬温公聞新事即便抄錄且記所言之人故當時謗曰古事莫語子容今事勿告君實（近峯聞畧）

司馬温公和邵不疑校理蒲州十詩注樞密學士蔣公知府事得片石大如席上有數十竅莫知所施公問

石工對曰此盎湧泉石也乃於飲亭下鑿池為掐置石其上夏日從旁微水灌之躍高數尺以清暑氣宋詩注

司馬溫公與蘇子瞻論茶墨俱香云茶與墨二者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蘇曰上茶妙墨俱香是其德同也皆堅是其操同也譬如賢人君子黔晳美惡之不同其德操一也 公歎以為然東坡別集

司馬温公人傳所製樂府詞有西江月流傳最久今又得一觧名錦堂春紅日遲遲虛廊轉影槐隂迤邐西斜彩筆工夫難狀晚景烟霞蝶上不知春去漫遶幽砌尋花奈猛風過後縱有殘紅飛向誰家始知青蘋無價歎飄零官路荏苒年華今日笙歌叢裏特地咨嗟席上青衫濕透算感舊何止琵琶怎不教人易老多少離愁散在天涯　東皋雜録

司馬温公當世大儒博學無所不通雖已貴顯而刻苦

記覽甚於韋布嘗為其言學者讀書少能自第一卷讀至卷末往往或從中或從末隨意讀起又多不能終篇光性最專猶嘗患如此從來未見何涉學士案上惟致一書讀之自首至尾正錯校字以至讀終未終卷誓不他讀此學者所難也何涉蜀人明道雜志

司馬温公元豐末來京師都人疊足聚觀即以相公目之馬至於不能行謁時相於私第市人登樹騎屋窺瞰人或止之曰吾非望而君所願識司馬相公之風

采耳呵叱不退屋瓦爲之碎樹枝爲之折一時得人之心如此同上

温公以揚子論性爲近不取孟荀又謂性如地善如五穀惡如莨莠地豈容只生穀而不生莠耶學者當除莠養穀耳晁逈客話

司馬温公云清茶淡話難逢友濁酒狂歌易得朋雖造次間語亦在於直諒之益而退便僻之損也苕溪詩話

伊川謂明道曰吾兄弟近日說話太多明道曰使見呂晦叔則不得不少見司馬君實則不得不多晁過客話

人傳温公家舊有一玻璃盞為官奴所碎洛尹怒令糾錄聽温公區處公判云玉爵㧑揮典禮雖聞於往記彩雲易散過差宜恕於斯人彦周詩話

劉器之為司馬公所重元祐間薦為館職謂器之曰足下知所以相薦否器之曰某獲從公游舊矣公曰非

也其閒居足下時節問訊不絕其位政府足下獨無一書此其之所以相薦也景仰撮書

晁無咎言司馬溫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予亦記前輩有詩曰怕人知事莫萌心皆至言可終身守之東坡志林

溫公不好佛謂其微言不出儒書象山知荊門上元當設醮乃講洪範錫福章以代之吹劍錄

溫公曰世俗信浮屠以初死七日至七七日百日小祥

大祥必作道場功德則滅罪生天否則入地獄受剉燒舂磨之苦夫死則形朽腐而神飄散雖剉舂磨燒又安得施唐李舟曰天堂無則已有則賢人生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今以父母死而禱佛是以其親為小人為罪人也同上

司馬溫公奉勑編通鑑置局書寫凡有誤字例旁注半非作亡體至今相仍作十字寇萊公當國凡有文字准此字去十作准至今不改先宋諸人言之然韻中

亦有此准字莊子有平中准　農田餘話

偶譚司馬溫公資治通鑑且無論公之人品政事只此間工夫何處得來所謂君子樂得其道故老而不為疲也亦只為精神不在嗜好上分去耳　陳繼儒長者言

唐蕭至忠素有雅望後附太平公主以進嘗自主第門出遇宋璟璟曰非所望於蕭傅蓋取潘安仁西征賦中句殊有情實司馬溫公作通鑑遽以臆改曰非所

望於蕭君也雅俗逈別矣豈以溫公而不讀文選人故是識趣為難耳讀史訂疑

司馬溫公編通鑑時手槀積甞見數幅如人名字各分代類寫書久未成或言溫公利餐錢故遲遲爾溫公聞之遂急結束了故五代多繁冗小人害事往往如此霏雪錄

說苑云扈子曰春秋國之鑑也宋神宗以司馬光所編歷代君臣事跡賜名資治通鑑以此天祿識餘

司馬溫公曰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妬之性異日之患庸有極乎冬夜箋記

司馬公居洛嘗同范景仁過轘轅抵登封憩峻極下院登高頂入崇福宮會善寺由轘轅道至龍門遊廣愛奉先諸寺上華嚴閣千佛岩尋高公堂渡潛溪入廣化寺觀唐郭汾陽鐵像涉伊水至香山黄龕憩石樓臨八節灘過白公影堂凡所經遊多有詩公不喜肩

輿山中亦乘馬遇路險策杖以行故嵩山題字曰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於平穩之地則不跌其旨遠矣聞見錄

司馬君實新第初遷入一日步行見牆外暗埋竹簽數十問之則曰此非人行之地將以防盜也公曰吾篋中所有幾何且盜亦人也豈可以此爲防命亟去之道山清話

司馬溫公獨樂園七詠乃讀書堂釣魚菴採藥圃見山

臺美水軒種竹齋澆花亭也同上

司馬溫公有真率會蓋本於東晉初時拜官相餉供饌

羊曼在丹陽日客來早者得佳設日晏則漸不復精

隨客早晚而不問貴賤時羊固拜臨海守竟日皆美

雖晚至者猶獲精饌時言固之豐腆不如曼之真率

能改齋漫録

宋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大夫司馬光作真率

會伯康與君從七十八歲安之七十七歲正叔七十

四歲不疑七十三歲叔達七十歲光六十五歲合五百一十歲亦曰耆英會_{王海}

東萊先生云東坡作溫公神道碑末用北齊神武皇帝號蓋指高歡也歡追謚神武皇帝欲以比神宗故不書其名而引其謚此亦文章之關鍵_{後耳目志}

周益公長身瘦面狀若野鶴在翰苑多年壽皇一日燕居歎曰好一箇宰相但恐福薄耳葢疑其相也一老璫在傍徐奏曰官家所歎豈非周必大乎上曰爾何

知曰臣見所畫司馬光像亦如必大清臞上為之一笑(豫章書)

呂衡州温祖延父謂俱盛名重任其家風先世碑志不假於人皆子孫自撰云欲傳善於信詞傚文學之荒墜也(釣磯立談)

明道先生宰晉城時有富民張氏子其父死未幾晨起有老父立於門外問之曰我汝父也今來就汝居具陳其由張氏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請辨之老父曰

業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氏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抱去某人某人見之先生謂曰歲久矣爾何記之詳也老父曰某歸而知之則書於藥法策後因懷中取策進之其所記曰某年月日某人抱兒與張三翁家先生問張氏子曰爾年幾何曰三十六矣爾父而在年幾何曰七十六矣謂老父曰是子之生其父年纔四十人已謂之三翁乎老父驚怖服罪家世舊事

余嘗愛唐人詩云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則天寒歲暮風凄木落覊旅之愁如身履之至其曰野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風酣日煦萬物駘蕩天人之意相與融怡讀之便覺欣然感發謂此四句可以坐變寒暑詩之為巧猶畫工小筆爾以此知文章與造化爭巧可也 歐公試筆

薛簡肅公知開封府時明叅政鎬為府曹官簡肅待之甚厚直以公輔期之其後公守秦益常辟以自隨優

禮特異有問於公何以知其必貴者公曰其為人端
肅其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其
後果至叅知政事以卒時皆服公知人歸田錄
薛簡肅公奎知益州里父訟其子不孝者詰之乃曰貧
無以為養奎因出俸錢與之厚德錄
薛奎守蜀一見華陽范鎮愛之館於府舍俾與子弟講
學鎮益自謙退每步行趨府門踰年人不知其為帥
客也及還朝載以俱有問奎入蜀何所得曰得一偉

人當以文學名世鎮殿試第七十九人同上

薛紹彭有懷素一軸絹書肅宗行書綾紙千文購於錢景湛處又王仲至處諸書麻紙一幅楊凝式小字黄麻紙一幅余皆見之歐陽詢孝經一卷薛臨寄錢公未見真跡米芾書史

管軍苗履長子忘其名癸未歲都下法雲寺解后去長安一大姓村居家其石匣中所藏王軸晉魏古帖數十軸目嘗見之余每入夢想洛陽有書畫友每約不

借出各各相過賞閱是宋子房言其人嘗與王銑尋購得書余嘗目為太尉書齟平生欲調洛蘇一官以講書畫不可得今老矣目加昏鑒不能精也同上

李遵勗生數歲相者曰是當以姻戚貴後尚萬壽公主仕至鎮國軍節度使㤗言

李遵勗本名勗崇矩之孫繼昌之子真宗朝尚長公主御筆增為遵勗升為崇矩之子繼昌之弟自此為例實亂人倫治平四年二月神宗皇帝手詔述英宗治

命應公主出降其夫不升同父行葢英宗久欲釐正以病未果出命故神宗以遺命行可謂善述人之事矣燕翼貽謀録

駙馬都尉李遵勗居第園池冠汴京嗜奇石募人載送有自千里至者構堂引水環以佳木延一時名士大夫與宴樂遵勗爲駙馬都尉折節待士宗楊億爲文於第中築室塑像晨夕伸函丈之禮刻石爲記未幾億卒國老談苑

駙馬都尉李端愿居戚里最號恭慎既失明猶戒勵子弟故終身無過時京師競傳州西二郎廟出聖水治病輙愈李素不事鬼神一日其子舍有病稚家人竊往請水李聞大怒即杖其子且云使爾子果死二郎豈肯受枉法贓故活之耶若不能活又何求 朱彧可談

李端愿宮保文和長子治園池延賓客不替父風每休沐必置酒高會延侍從館閣率以為例至人分寢閣

什物供帳皆不移具元直中會集客坐中忽學士將
鎖院孫巨源適當制頗怏怏不欲去李昉侍妾取羅巾
求長短句巨源援筆欲書從者告以將掩門矣草作
數語云城頭尚有三鼕鼓何須抵死摧人去上馬苦
匆匆琵琶曲未終回頭腸斷處却更廉纖雨漫道玉
爲堂玉堂今夜長李邦直在坐頗以卒章非佳語巨
源是夕得妄於玉堂後六日卒南遊記舊

昔年嘗見李駙馬瑋以五百千購王戎甫帖東坡別集

東坡藏墨詩永寧第中擣龍麝次公注永寧第者即李駙馬第也今士大夫家有墨其上有永寧賜第四字即李駙馬家墨也宋詩注

太原王仁裕家遠祖母約二百餘歲形質眇少長約三四尺許兩眼白睛皆碧飲啗至少夜多不睡每月餘忽不見數日復至亦不知其往來之迹床頭有梛箱可尺餘封鎖甚密人未嘗見其中物嘗戒諸孫輩曰如我出慎勿開此箱開即我不歸也諸孫中有一無

賴者一日恃酒而歸祖母不在徑詣床頭取封鎖栁箱開之其中有一小鐵笓子餘無他物自此祖母竟不回矣王陶談淵

王蕡公家書畫用太原欽若圖書品少精者余嘗於蔣氏得此鍍金大印劉巨濟借未還畫史

文房四譜有造瓦硯法人罕知其妙向時有著作佐郎劉羲叟者嘗如其法造之絶佳硯作未多士大夫家未甚有羲叟物故余嘗得其二一以贈劉原父一余

置中書閣下尤以爲寶也攷古錄

公素不習隸書初但徵作八分皇祐中受詔書獻穆公主碑李氏求以古隸寫於是始作隸書既出人競愛采丞相曰近世人家桓楹之刻所未及也君謨亦云君之隸字乃得漢世舊法僕之所作但唐謂隸耳王洙王氏談錄

公言用筆須圓勁結體須作力正然後以奇古爲工皇祐中受詔與君謨分寫邇英閣二圖公書無逸篇君

謨真字書孝經既成上作飛白二軸答之後又受詔分寫集禧觀諸殿榜公書奉福虚福殿二榜君謨書神藻殿二榜同上

公言好永禪師書嘗得石本千字文手自標背暇則玩閱至老不倦嘗云今人筆美未能為書須結體巧當使左方高氣勢自得適媚乃為佳也與蔡君謨在西閣朝夕評書君謨每有所寫求公指其失後語公曰與原叔論書數年自覺倍精昔時人或與公論禪理

公曰仲尼絶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葢不出是也同

上

公誨諸子屬文曰為文以造語為工當意深而語簡取則於六經莊騷司馬遷揚雄之流皆以此也又論脩身行道至於性命之理既而曰此皆第一等語汝輩一詞賦亦未能善固未知也然不當不為汝輩道同

上

公甞言隋王劭作讀書記凡所説書隨意所取疏之後

輯而成篇又唐人有臺閣集纂當世名人詩今此二者人家罕有存者同上

王待制質權知荆南府有媪訴其婦薄於養婦曰舅姑家既窮而歸且奉事無不謹質曰姑雖不良獨不顧若夫耶取家人衣衣媪又給以廪粟使歸養之皆感泣而去厚德録

真宗朝王嗣宗守邠土邠舊有狐王廟相傳能與人為禍福州人畏事之歲時祭祀祈禱不敢少怠至不敢

道故嗣宗至郡集諸邑獵戸得百餘人以甲兵圍其廟蕙灌其穴殺百餘狐或云有大狐從白光中逸去其妖遂息後人有復為立廟則已無靈矣嗣宗後帥長安處士种放者人主所禮每帥守至輒面敎之嗣宗不復以言拒之放責數嗣宗聲色甚厲嗣宗怒以手批其頰先是真宗有勑書令种放有章奏即附驛使詣闕即乘驛訴於上前上特命於嵩山之陽置書院以處之而不加罪嗣宗去郡有人送詩曰終南處

士感風減渭北妖狐窟穴空嗣宗大喜歸告其子孫曰吾死更勿為碑誌但刻此詩於石置墓傍甚為榮也呂希哲傳講雜記

王晉卿家舊寶徐處士碧檻蜀葵圖但二幅晉卿每歎闕其半也敵廟一旦訪得之乃從晉卿借半圖晉卿惟命但謂端邸愛而欲得其秘爾敵廟命匠者標軸成全圖招晉卿以觀因卷以贈一時盛傳人已悚異厥後禁中謂之就日圖者是已太上天縱雅尚已著

龍潛之時也及即大位酷意訪求天下法書圖畫自
崇寧始命宋喬年掌御前畫喬後罷去而繼以米芾
輩至末年尚方所藏率舉千計實熙朝盛事也吾以
宣和歲癸卯嘗得見其目若唐人用硬黄臨二王帖
至三千八百餘幅顏魯公墨迹至八百餘幅歐虞褚
薛及唐名臣李太白白樂天等書字不可勝會獨兩
晉人則有數矣至二王破羌洛神諸帖真奇絶蓋亦
為多焉又御府所秘古來丹青其最高遠者以曹不

典元女授黄帝兵符圖為第一曹髦卞莊子刺虎圖第二謝稚烈女完節圖第三其餘始數顧陸僧繇而下不興者吳孫權時人曹髦乃高貴鄉公也謝稚亦晉人烈女謂綠珠實當時所筆又如顧長康則古賢圖戴逵破琴圖黄龍負舟圖皆神絶不可一二紀次則鄭法士展子虔有北齊後主幸晉陽宫圖文書法從圖之屬大率奇特甚至唐人圖牒已不足數然唐則庾人經者乃褚河南書字而閻博陵繪其相類多

有此於今無復茲睹矣每令人短氣蓋時旣好尚世因爲之貨賂亦爲時病則良過矣鐵圍山叢談

蘇軾石易畫詩三栽吾鄉里萬馬君部曲臥雲行歸休破賊見神速詩注晉卿將種常有此志次公注三栽吾鄉里言眞山萬馬君部曲言眞馬我有眞山則將臥雲王有眞馬則用破賊如此則假山不必愛畫馬不必取也宋人詩話

王晉卿得罪外謫後房善歌者名囀春鶯乃東坡所見

也去遂為盜縣馬氏所得後晉卿還朝尋訪徼知之作詩云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今無古押衙僕在密縣與馬縉輔游甚久知之最詳縉輔在其兄處猶見之國色也西清詩話中載此事云過潁昌見之傳誤也彦周詩話

王晉卿作寳繪堂蘇文忠公記雜說

蘇軾書黄泥坂詩後明日得王晉卿書云吾日久購子書不厭近又以三縑贖兩紙子有近書當稍以遺我

毋多費我絹也乃用澄心堂紙李承晏墨書此遺之

考古錄

王定國自嶺外歸出歌者勸酒坡作定風波序云王定國歌兒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麗善應對家世住京師定國南遷歸予問柔廣南風土應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因為綴詞云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教分付點酥娘自作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萬里歸來年愈少微笑時時猶帶嶺梅香試

問嶺南應不好却道此心安處是吾鄉 坡仙集

東坡於世家中得王定國於宗室中得趙德麟奬許不容口定國坐坡累謫賔州瘴烟窟裏五年面如紅玉尤為坡所敬服 同上

或問昔人謂東坡不喜史記信然乎愚曰東坡何嘗不喜史記也觀其記李氏山房曰予猶見老儒先生自言少時欲求史記不可得幸而得之親手自抄日夜誦讀惟恐不及及觀其海上與友人書曰到此抄得

漢書一部若再抄得唐書便是貧兒暴富也夫漢書唐書猶抄錄慶幸如此況於史記耶荆公嘗稱坡公表忠觀碑似史記東坡別集

蘇軾答程全父東流轉海外如逃深谷既無與晤語者人書籍皋無有惟陶淵明一集郴子厚詩文數册常置左右目為二友同上

宋詩白體如李文正徐常侍昆仲王元之王漢謀方回律髓

蘇東坡守定州得石於恒山黒質白章狀如雪浪鑿石盆爲芙蓉形以盛之刻銘於上今在定州文廟前恒岳志

狄武襄西河書佐也逋罪入京竄名赤籍以三班差使殿侍出爲清澗城指揮使种世衡知城范文正帥鄜延科閲軍書至夜分從者皆休唯狄不懈呼之即至每供事兩手如王种以此異之授以兵法然又延之於范公遂成名畫墁録

嵐縣西南山萬村韓氏女一日汲水於河有人乘馬過之求水飲其馬女與之三汲三飲因而問曰曾偕伉儷不女曰未遂置女於馬後而疾馳去女兄韓使者聞而急追之至白龍山下其人與女皆端坐而化使者亦立化於側鄉人異之遂立祠於地遇旱禱之甘霖四霈舊通志

文肅公夫人魏氏在太原府一日睡起語左右曰適來夢中分明見兩婦人皆青衣各有娠哀鳴泣訴云其

等無罪乞貰其命未幾庖者白云買到大青魚兩頭請烹餁之夫人驚曰庶幾是乎遽取視之腹大有子乃令放之能改齋漫録

熙寧初壺關尉范鉞建静軒列以圖繪繚以簡編自記潞志

賔適亭紹聖丁丑令張畢記同上

待濟亭政和元年令邵伯温記舊志

馮當世好佛知太原以書寄王平甫曰并門歌舞妙麗

但閉目不觀惟自以談禪爲事平甫答曰若如所諭即明公未達禪理閉目不觀已是一重公案姑蘇筆記

石普好殺人以殺爲娛未嘗知暫悔也醉中縛一奴使其指使投之汴河指使哀而縱之既醒而悔指使畏其暴不敢以實告久之普病見奴爲祟自以必死指使呼奴示之祟不復出普亦愈蘇軾志林

壽皇賜宰執宴御前雜劇粧秀才三人首問第一秀才

仙鄉何處曰上黨人問次曰澤州人問三曰湖州人又問上黨秀才汝鄉出甚生藥曰某鄉出人參次問澤州者曰出甘草又問湖州者曰出黄蘗如何湖州出黄蘗最是黄蘗苦人當時皇伯秀王在湖州湖州故有此語壽皇即日召入賜第奉朝請貴耳錄

盩厔趙瞻知夏縣作八監堂書古賢令長治迹以自監舊志

宋張繹記金臺太守時候下卓之六月作堂於所治之

東偏命之曰思絳州志

宋紹興時少傅寧遠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楊存中請

建家廟賜以祭器宋史

紹興初楊存中在建康有雙勝交環謂之二勝環取兩

宮北還之意因得美玉琢成帽環進高廟日尚御寬

偶有一伶人者在傍高宗指環示之此環楊太尉進

來名二勝環伶人接奏云可惜二勝環且放在腦後

高宗亦為之改色此所謂執藝事以諫也養疴漫筆

辛棄疾帥長沙士人訴考試官濫取第十七名春秋卷棄疾索亞牓春秋卷兩易之啟名則趙鼎也怒曰佐國元勲忠簡一人胡為又一趙鼎擲之地次閱禮記卷曰此必豪傑士啟之乃趙方也貴耳錄

楊和王沂中營居鳳山十年而就極山川之勝後獻於朝更築室焉又葺園亭於湖山之間高宗為書水月二字所居建閣以藏御書孝宗題曰風雲慶會之閣

紹興辛巳冬北人南侵朝廷遣大軍屯淮東以遏其衝其勢漸逼主將每遣小校將數隊四出遊奕候望有何兼資者領五十人至六合縣西望見一隊軍馬自西北來旗幟不類北人又不類官軍兼資躊躇未知所措其人馬行速已出兼資之後號令下寨兼資遂斂所部隱身蘆荻林中須臾有一人傳令曰荻林中有一人否一人應曰彼中乃生人與吾不相關涉兼資聞其有生人不相關涉之言而知其為鬼兵也乃

免胄出見守寨門官再拜曰某大宋劉太尉下踏白軍也不知神兵自何道來其所往討為何事門者命報中軍須臾中軍傳令召萬資入凡五門始至中軍一人廣坐冠服如天神一人西向形貌英毅鬚髯皆指大一人面貌亦俊爽餘二三人分坐於左右皆金裝甲胄萬資再拜致謝未畢西向者曰吾奉天符來助汝太尉管取必勝萬資再拜致謝因問曰今日幸遇神將將兵救助敢請廣位神號廣位者瞪視不言

西向者乃曰此天蓬神司主事也不與凡間通言汝不必問蕉資又再拜就西向者問曰大王何神也答曰某唐張廵也指對坐者曰此唐許遠也因徧指下坐者謂蕉資曰此雷萬春也此南霽雲也蕉資少亦讀書頗記張廵許遠事因再拜頂禮曰某曾讀唐書見二大王忠義之節每整冠歛容羡其英特豈期今日得瞻拜風采信然史所載其有實乎廵曰史有何疑蕉資曰史言大王守城凡食三萬餘人不知果然

否巡曰有之而實不然也其所食者皆已死之人非殺生人也蕪資又曰史言張大王殺愛妾許大王殺愛奴以享士不知果然否巡曰非殺也妾見孤城危逼勢不能保欲學虞姬綠珠之效死於吾前故自刎許大王奴亦以憂悸暴死遂烹以享士葢用術以堅士卒之心耳蕪資故見雷萬春而上止有一疤因再拜問曰史言將軍面着大箭有六而一疤何也萬春曰當時實着六箭而五着兜鍪人人相傳謂吾面著

六箭不動吾亦當之庶揚聲以威之也須臾命酒餚饌亦人間之物惟天神不食久傳漏者報云天漸曉矣廵謂兾資曰汝歸語汝主將吾奉天符助兵然此去悖逆吾當斬其首以報上帝語訖命人引兾資出至荻林呼其所部出至張許下寨之所已不復有人矣不半月有造角林之捷未幾其主有龜山之禍果如其言兾資後累功至正使見今在京西多與士大夫言之 摭青雜說

張商英字天覺號無盡嘗見梵冊整齊歎吾儒之不若夜執筆妻向氏問何作曰欲作無佛論向曰既曰無又何論公駭其言而止後閱藏經翻然有悟乃作護法論 啞玉集

宋淳熙十年春有聶事愿者獲古篆其文曰皇帝車駕奉祀汾陰之寶吳琚以獻於朝詔藏天章閣下工部考覈乃銅也按汾陰記封金匱石匱用受命寶及天下同文寶此寶不見於紀載朝論議之卒不加賞云

辨疑

河東賈弼為琅琊叅軍夜夢一人疸疱大鼻𥊋目請曰愛君之貌換君之頭可乎夢中不獲已遂被換去覺而人見者悉驚走還家家人悉藏自此後能半面笑啼兩手足及口中各提一筆書之詞翰俱美幽明錄

遼世宗以自愛黃騮九龍十二稻玉帶報北漢主劉旻聘後旻敗於高平獨乘黃騮自雕窠嶺間道馳去旻歸為黃騮治廐飾以金銀食以三品料號自在將軍

遼史

遼北院樞密使耶律伊遜薦北府宰相張孝傑忠於社稷興宗謂孝傑可比狄仁傑賜名仁傑乃許放海東青鶻同上

遼重熙十六年十二月辛亥謁太祖廟觀太祖收晉圖同上

金太原王氏世業醫有隂德閭里中嘗有金蠶金馬之瑞至璹珙珣昏擢第號三桂王氏金馬在部掾清卿

房迄今寶之中州集

一經樓在應州龍首書院東遼郎中邢簡妻陳夫人敎子讀書處舊志

金皇統中高平舉子六七輩赴都試憩於韓店一道士徧視諸生得李晏執其手曰公富貴壽考他年當建節於此值水敗道賴公治之語畢不見其年登第歷官至中丞歸老起為昭義節度使水果敗道父老請脩治晏懽然從之即今石塴也舊通志

金静江軍節度使持嘉暉從宗弼入杭還載資治通鑑版以歸經籍志

金初契國字立學官於西京納哈蒋椿年與諸部兒童俱入學最號警悟久之選諸學生送京師俾上京教授伊嚕敎之椿年仕至叅知政事有相才本傳

大定四年正月戊子上謂侍臣曰秦王宗翰有功於國何乃無嗣皆未知所對上曰朕嘗聞宗翰在西京坑殺卤者千人得非其報耶金史

大定十七年十月辛巳上謂宰臣曰今在位不聞薦賢何也昔狄仁傑起自下僚力扶唐祚使既危而安延數百年之永仁傑雖賢非婁師德何以自薦乎同上

大定二十六年世宗謂原王璟曰宫中有輿地圖觀之可以具知天下遠近阨塞同上

湧雲樓平定州城樓也金大安二年州尹趙秉文記州志

讀書堂大參段公嘗築室讀書河中平章政事西圃公

書讀書堂三大字從事歐陽應丙記子秉譙年十三讀書其中稷山志

金大定二十六年翰林修撰伊喇履表進宋司馬光古文孝經指解曰臣竊觀近世皆以兵刑財賦為急而光獨以此進其君有天下者取其辭施諸宇内則元元受賜本傳

李獻能貞祐三年狀元及第嘗謂人云吾幼夢官至五品壽不至五十後竟如其言續前定錄

金天興三年張奕輩請為崔立建功德碑直學王若虛辭撰文乃召太學生劉祁瑪格輩赴省元好問張信之諭以立碑事曰衆議屬二君且已白鄭王矣二君其無讓祁等固辭而別數日促迫不已祁即為草定以付好問好問意未愜乃自為之既成以示若虛乃共删定數字然止直叙其事而已後兵入城不果立也金史

李琦山西人為都尉在陳州與鈕祜祿努色勒同行省事陳

州變入汴附崔立妹壻折希顏娶尼爾佳元之妻年二十餘有姿色立欲强之嘗差琦出汴琦以妻自隨者再四立遂欲殺琦琦乂數為折希顏所折辱乃首建殺立之謀六月甲午寶坻李伯淵刺殺立 同上

觀州倅武伯英崞縣人嘗得宣和湖石一窾竅穿漏殆若神劖鬼鑿炷香其下則烟氣四起散布檝水上濃淡霏拂有烟江疊嶂之韻 遺山集

元遺山論詩詩注柳子厚唐之謝靈運陶淵明晉之白

樂天同上

元好問天慶觀記張永淳天蓬四聖毛髮生動威重可怖號為河東名筆同上

嚴實領東平行臺招諸生肄進士業迎元好問校試其文預選者四人閻復為首徐琰李謙孟祺次之同上

元遺山姨母隴西君諱日作寶鏡煌煌照九州埋藏曾及見諸劉鄜城令日無雷煥紫氣誰當辨斗牛詩註陽曲劉氏家大寶鏡能照天地四方以前知休咎其

家埋地中人不得見也明昌泰和中北方兵動渠父子欲卜之一日先以旃幕障中庭乃扃閉門户甚嚴及掘鏡出光耀爛然一室盡明如初日之照鏡中見北來兵騎穰穰無數餘三方都無所覩因大駭曰不可不可即埋之姨母時伏牀下得竊窺焉兵火後此家惟一兒子在姨母能指鏡處存否則不知也故予詩及之同上

元遺山論詩三十首内一首云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

薔薇臥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初不曉所謂後見詩文自警一編亦遺山所著謂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晚枝此秦少游春雨詩也非不工巧然以退之山石句觀之渠乃女郎詩也破却工夫何至女郎詩按昌黎詩云山石犖确行徑微黃昏到寺蝙蝠飛升堂坐堦新雨足芭蕉葉大梔子肥遺山故為此論然詩亦相題而作又不可拘以一律如老杜云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俱飛蛺蝶元

相逐並蔕芙蓉本自雙亦可謂女郎詩耶歸田詩話

先生父格隴城令人云叔父陵川令先生集有望陵川詩自註云此縣先隴城府君舊治則叔父即格也格以先生為嗣蓋令陵川時尚未子之耳三女順集中有示女珍詩云珠圍翠繞三花樹李白桃紅一捻春看取元家第三女他年真作魏夫人當作珍為是四女名柔郝經元遺山墓碑

金二元氏一好問女弟文而艷為女冠元平章張某謀

娶往訪之詢其所作元出補天花板詩張悚然而退詩云補天手段暫施張不許纖塵入畫堂寄語新來雙燕子移巢別處覓雕梁一好問次女名嚴適盧氏進士楊思敬夫卒遂為女冠好問有貞燕詩二首杏梁雙宿復雙飛海國爭教隻影歸想得秋風逼涼冷謝家兒女亦依依汚潔難將一類推舊家紅線可無疑豚魚目是詩家語輕擬庭闈恐未宜為嚴作也詔為宮教號浯溪真隱有浯溪集行世忻州志

陵川秦簡夫悼亡一詩高古流輩殆荆公所謂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艱辛者耶中州集

梁公贄諫與陵田獵表傳於世其賀章宗表云曾天子祖天子世嫡相承舜何人予何人自强不息自河南府倅移華州防禦使謝表云昔同雉戶已陪嵩岳之呼今領華防願效封人之祝世亦稱之

奇嵐擬栩先生王中立一日來汴館於趙閒閒公家中秋夜飲酒賦詩且就公索墨水一檕公如言與之明

旦不告而去壁間留廽鶴二字廣長一丈而墨水具在朝士來觀者車馬填咽汴都競傳王先生仙去矣久之先生從外至問二字以何物書之不答題詩其旁云天地之間一古儒醒來不記醉中書旁人錯比神仙字只恐神仙字不如同上

一書生在童子寺僧舍讀書常夜有一手從牕入生備繩索繫其手引繩而去明日循其所至繩繫葡萄葉呼僧剗削其根血出如注此妖遂滅太原縣志

郴仲塗開赴舉時宿驛中夜聞婦人私哭其聲婉而哀曉起詢之乃同驛臨淮令之女令在任恣貪墨委一僕主獻納及代還為僕所持逼其女為室令度勢難免因許之女故哭郴素負節義往見令詰其實令不能諱悉告郴郴忿怒曰願假此僕一見為子除害僕至郴室則令往市酒果鹽梅等物俟夜闌呼僕入叱問曰脇主人女為婦是汝耶即奮匕首殺而烹之翊日召令及同舍飲共食僕肉飲散亟行令往追謝問

僕安在栁曰適共食者即其內也虞裕談撰

中統元年夏四月宋人於儀真即忠勇軍營總制真州軍馬所置館鏡鄰亭則館外東偏水亭也明年夏始一往其後或數日或數月一往焉初朝廷於沁南賜第一區田十頃州吏進牒及圖則其田河陽封畛包絡全得揚子一店在黃河老岍下明年遂入宋每登是亭與古揚子縣城相對江壖河濱殆無以異怳然而悟曰天下事殆不偶然河濱之田有以兆此行矣

鏡鄰亭記

予家所藏書宋元祐以前物也法書則唐人筆迹及五代冩本爲多畫有李范許郭諸人高品就中薛稷六鶴最爲超絶先大夫銅山府君官汲縣時官賣宣和內府物也銅磔兩小山以酒沃之青翠可摘府君部役時物也風字大硯先東巖君敎授鄉里時物也銅雀硯背有大錢一天祿一堅重緻密與石無異先隴城府君官冀州時物也貞祐丙子之兵藏書壁間得

存兵退予將奉先夫人南渡河舉而付之太原親舊家自餘雜書及先人手寫春秋三史莊子文選等尚千餘册並畫百軸載三鹿車自隨三硯則瘞之鄭村别墅是歳寓居三鄉十月北兵破潼關避於女几之三潭比下山則焚蕩之餘蓋無幾矣今此數物多予南州所得或向時之遺也元好問故物譜

元世祖在藩邸時張德輝與元裕北覲請世祖為儒家大宗師世祖悦而受之因啟累朝有旨蠲儒戶兵賦

乞令有司遵行從之元史

張翥仲舉肢體昂藏行則偏竦一肩韓介玉以詩嘲之云垂柳陰陰翠拂簷倚闌紅袖玉纖纖先生掉臂長街上十里朱樓盡下簾坐中皆失笑或曰仲舉病鶴形也時有相士在座曰不然此雨淋鶴耳雨霽則冲霄矣後入大都致位通顯續前定錄

張仲舉善諧謔出談吐語輒令一坐盡傾嘗為集慶路學訓導御史下學點視廪膳隣齋出對云豸冠點饌

仲舉戲續云驢肉作羮御史蓋河南人也聞之大怒欲逮捕之仲舉乗夜逃奔揚州捧腹集

博囉特穆爾之入京師也命翰林學士張翥草詔削奪庫庫特穆爾官爵且發兵討之翥毅然不可左右咸勸之翥曰吾臂可斷筆不能操也天子知其意不可奪乃命他學士為之博囉特穆爾知之亦不以為怨元史

成廷珪字原常廣陵人工詩燕息之所曰居竹河東張

翥仲舉爲忘年交載酒過從殆無虛日仲舉以詩名於廣陵原常恒和之仲舉題居竹軒集曰予在廣陵時與原常惟詩是談元詩序

張翥長於詩其近體長短句尤工文不如詩而每以文自負常語人曰吾於文已化矣蓋吾未嘗搆思特任意屬筆而已他日翰林學士實喇卜示以所爲文請易置數字苦思者移時終不就實喇卜曰先生於文豈猶未化耶何思之苦也翥因相視大笑同上

耶律楚材奏立燕京等十路徵收課稅使辛卯秋帝至雲中十路咸進廪籍及金帛陳於庭中帝笑謂楚材曰汝不去朕左右而能使國用充足南國之臣復有如卿者乎對曰在彼者皆賢於臣臣不材故留燕爲陛下用帝嘉其讓賜之酒即日拜中書令元史

呂思誠嘗病古註疏太繁魏了翁删之太簡將約其中以成書不果有文集若干卷兩漢通紀若干卷大藝傳

元薛公世南為山西僉憲時言一皮匠忽晝見二急脚召渠云是冥府符命其人令家人作饌供二冥使家人無所見也且語家人曰我平日寡慾雖死必復生慎勿塟我是日果死三日後復蘇云至一官府設王者儀衛一人冕服坐殿廷問曰汝知過否皮匠曰某有生以來未嘗造惡王者命以物如青泥之狀塗其頂久之心骨醒然累世之事皆能記憶王者曰白起坑長平四十萬卒汝不顧乎其人乃王紇九世身對

曰起坑卒時某阻之不聽非某罪也上帝以其有陰德賜其八世為將今九世矣俄而起械而至嬴瘠一鬼囚也與之對得其情起復押入冥獄夜又仍送還自後棄所業乘馬出入士大夫家能談其前世事余聞諸王少師文王聞諸薛公云霏雪錄
薛元卿自號上清外史所著有上清集樵者問簪萃羣賢詩文為瓊林集元卿善為文而尤長於詩偈曼碩留瓊林臺月餘齋三日乃為作序稱其老勁深穩如

霜松雪檜百折莫能撓清拔孤峻如豪鷹俊鶻千呼不肯下蕭條閒遠如空山流泉深林孤芳自形自色不與物競人以為知言 文苑

元薩公天錫嘗有一詩送濬天淵入朝地濕厭聞天竺雨月明來聽景陽鐘聞者無不膾炙惟山東有一叟鄙之公以素愜意特步訪問其故叟曰此聯措詞固善但聞字與聽字一合耳公曰當以何字易之叟徐曰看天竺雨公詰其看字叟曰唐人有林下老僧來

看雨公俯首拜為一字師 閒中今古錄

臺椽薩天錫求識予面而之燕南八月十四夜風雨宿

菌閣絶句七首明日追送之 句曲外史集

薩天錫所作詩曰雁門集尚書干文傳序之曰其豪放

若天風海濤魚龍出沒險勁如泰華雲開蒼翠孤聳

其剛健清麗則如淮陰出師百戰不折而洛神凌波

春花霽月之娟媚也 文苑

揭文安公奚斯延祐初授翰林院國史編修官平章李

文忠公孟頫讀其所撰功臣傳歎曰是方可名史筆若他人則𣈆史牘爾史斷

平水王隣曰中書湛然有天然之才如寶鑑無塵寒冰絶翳元人詩話

徐世隆宋子貞墓誌貌清竒耳聳過眉寸許相者以爲壽且貴後拜平章政事年八十一雜識

張女諱阿慶汝南忠武王第八女令翰林待制郴陵川所聘也日誦數百言尤工屬對十歲而逝元遺山續

夷堅志記其事附屬對睡思昏昏如醉思間心寂寂似禪心洗硯墨雲浮水面折花紅雨落牆頭滿地梨花三月暮隔牆楊栁雨家春秋水芙蓉妝鏡曉暖烟楊栁畫屏春闗山明月子規䰟花栁東風蝴蝶夢江頭鷗鷺不闗名利也風波野外荆榛有底功勲承雨露驟雨翻空滌世間之塵垢飛虹飲海收天下之風雲燕石集

闗仝層巒秋靄圖雖祖洪谷子而間以王摩詰筆法融

液秀潤正其中歲精進之作也人謂有出藍之美詎不信夫梅花道人題詩曰崔峰矗矗暮雲連蘿磴透迤鳥道懸落葉深深門半掩疎花歷歷客猶眠巖端飛瀑為青雨江上歸舟泝碧烟應識箇中奇絶處昔年洪谷屬君傳 吳鎮雜識

近時北詞以西廂記為首俗傳作於關漢卿或以為漢卿不竟其詞王實甫足之予閱點鬼簿乃王實甫作非漢卿也實甫元大都人所編傳奇有芙蓉亭雙蕖

怨等與西廂記凡十種然西廂盛行於時南濠詩話

張德輝元裕之李治游封龍山時人號為龍山三老元詩序

秋谷李平章所善客鄱陽葉天文隱居不仕其行卷曰秋江釣月圖陳泰序

中貴克實克布哈奏採金銀役夫及種田西域與栽蒲萄户帝令於西京宣德徙萬餘户充之楚材曰先帝遺詔山後民質樸無異國人緩急可用不宜輕動今將

征河南請無殘民以給此役帝可其奏元史

送振先宗丈弟歸祖庭詩跋元遺山金士領袖生平極重歐公嘗有詩云九原如可作吾願從歐陽北人至今佩服其言圭齋集

萬松野老行秀湛然居士集序湛然居士嘗慨然曰惟屏山閑閑可照吾心耳中州集

陳旅字衆仲莆田人為閩海儒學官御史中丞馬祖常一見竒之曰子館閣器也胡留滯於此因勉遊京師

與虞集延譽於諸公間旅安雅堂集張翥為序　元詩

序

元潞州守周斡臣有德政一夕宿屯留短檠膏盡然以錦炬達旦不滅至潞止天慶觀燈復如前道者三吹光焰愈盛及巳時又與修撰傅岩輔飲出樽酒酌七十觥不竭遲明以水注之容不及半二事人皆異之王嵩作酒聖燈神記今石刻存三忠祠壁間　舊通志

魏文昌壺關人本農夫輟耕憩神祠見梁端有書取視

則風雲變色持歸作地室習之術成能隱形變化嘗有事被逮挾一瓦擲之縣廳及皆瓦碎而體自若尋縮入瓶中呼之則應而不出尹怒碎其瓶再呼則片片皆應遣人四捕已揮霍過縣南八里川矣時耕者滿地文昌剪紙為兔衆競逐得免其他幻術甚多人以左慈方之或曰文昌後亦尸解去潞安府志

元至元中徙平陽經籍所於京師元史

至元十三年太府監令史盧贄言於監官各路所貢布

長三丈惟平陽加一丈諸集賽台以故爭取平陽布苟截其長者與他郡等則無所爭而以其所爭者為縣漆殿器皿之具甚便監官從之同上

裕宗在東宮待制李謙太常宋道尤加咨訪至元十八年命宋道擇可備顧問者道以郭佑何瑋徐琰馬紹楊居寛何榮祖楊仁風等為言太子曰是數人者盡為我致之宜自近者始遂召瑋於易州琰於東平復辟楊仁風於潞州馬紹於東平同上

英宗初特們德爾為右丞相怨趙世延昔嘗論已遣人逮捕之世延未至特們德爾使諷世延啗以美官令告引同時異已者世延不肯從至是坐以違詔不敬令法司窮治請寘極刑英宗曰彼罪在赦前所宜釋免後數日復奏世延當處死罪上不允有司承望風旨鍛鍊欲使自裁世延終無所屈頼英宗素聞其忠良得免於死同上

馬紹字子卿濟州金鄉人從上黨張播學為尚書左丞

海都民來歸者七十餘萬散居雲朔間僧格議徙内地就食紹持不可僧格怒曰馬左丞欲令餧死此輩耶紹徐曰南土地燠北人居之處生疾疫若恐餧死曷若計口給羊馬之資俾還本土則未歸者孰不欣慕言有異同丞相何以怒為宜取聖裁乃如紹言以聞上曰馬秀才之言是也同上

文水龍堂石為楷記卜地文谷之口開基西山之阿舊志

還山亭張養浩記平章秦國公於上鄙先塋趾數百舉武某山之陽搆亭曰還山志其退也同上

令之官斛規制起於宋相賈似道前元至元間中丞崔或上言其式口狹底廣出入之間盈虧不甚相遠遂行於世至今不改農夫餘話

觀稼軒元至正癸未太守萮軒張侯建郡人李庭遹記舊志

至正之亂張仲舉僑居雲錦山中餘干甘克敬復與甘

彦初張可立往從之游仲舉少許可於三子獨加重焉明洪武初三子皆以前元遺才為士林推重元詩注

夏縣趙尚書琎元末兵亂母抱匿林間虎至母置之地虎熟視去稍長遊郡學夜臥學舍中羣狐採麻葉扇琎讙呼趙尚書苦熱琎驚然亦以此自負仕至兵部尚書舊志

明洪武六年太祖謂省臣曰朕飲不多太原歲進葡萄

酒自今令其勿進國家以養民為務豈宜口腹累人哉嘗聞宋太祖家法子孫不得於遠方取珍味甚得貽謀之道也相傳本縣陶村前代設專官督進葡萄酒本省他縣葡萄益寡未有可造酒者所進即陶村產也 安邑縣志

杜斅拙菴洪武癸丑上黨張安伯子壽氏記 潞志

明洪武九年三月汾州平遥縣主簿成樂考績州上其考曰能恢辦商稅上曰地之所產有數官之所取有

制若曰恢辦是額外刻削主簿之職在佐理縣政撫安百姓豈以恢辦爲能州之考非是爾吏部其移文訊之明史記事

洪武時解州下馬村有于保兒者娶本村汪氏女甫三日而戍南海汪氏家居以紡績爲業孝事舅姑竭盡其力每飯輒留米一匙積至月朔市香紙謁武安王廟以乞夫回久之歲在丁丣三月二十三日時保兒在彼爲總戎牧昏暮時王謂保兒曰汝思家否泣而

告曰僕離鄉萬里而瀚海隔絶何以能到王曰吾亦解人寓官於此今而西還即欲往當偕行遂帶於馬後瞬息間墜於下馬村之東壠徧體沾濕筋骸疼痛及旦乃匍匐而叩諸耕者始知至家見父母與妻相持而哭備道回家之由乃知王神力之祐汪氏至誠之感伍中隨報逃即保兒還家之明日也事聞遂蠲厥役至今雖童兒皓叟皆能道之而汪于二家尚有人焉舊通志

壽陽高防罷復儀令夢一吏以白帕裹印自門入授防防寤而思曰白主刑吾當爲主刑官乎俄而高祖起爲刑部員外郎吏賫印至一如夢中所睹野乘

禪與畫俱有南北宗分亦同時氣運復相敵也南則王摩詰裁搆淳秀出韻幽澹爲文人開山若荆關宏璪董巨二米子久叔明松雪梅叟迂翁以至明興沈文慧燈無盡北則李思訓風骨奇峭揮掃躁硬爲行家建幢若趙幹伯駒伯驌馬遠夏珪以至戴文進吳小

仙張平山輩日就狐禪衣鉢塵土畫塵

萬誠爲燕府長史靖難師未起時王嘗病瘧暑中四圍皆着火爐猶自言寒三司官入視疾皆懼危篤獨誠知之以不得於上之故因令人告變會王遣人至京奏事上執之成獄即發符逮王官屬且約謝貴先舉誠許爲内應入王府無大小誠皆籍以告後謀不密見戮其家皐除適事

慶成王生一百子俱長成自長子襲封外餘九十九人

並封鎮國將軍每會紫王盈坐至不能相識而人皆

隆準極異事也皇朝盛事錄

代王之母邛人也先是太祖嘗戰敗而奔投王母家王

母曰汝朱某耶人言汝當為天子也因留之宿及旦

辭去王母曰吾後有娠何如帝乃貽敝梳為質王母

亦以匣中裝贈行自是果娠及太祖即位子且長矣

王母攜其子及質物上謁帝令工部草創水宇居之

不令入宮及代府既成遂分封焉故王卒得終養其

毋踰於常制 剪勝野聞

親王享國長久者代簡王六十九瀋莊王五十九大臣眉壽韓忠定文八十六陶恭介琰八十五張恭肅潤八十三 皇朝盛事

壺關栢林西山有古北極祠幽僻人不敢夜入郭翀未第時與友人賈敏李素約取神笏二友先令人潛神座後恐喝翀其人忽聽神云郭狀元借笏翀至取笏見神立授之後翀開科臚唱第一及登殿太祖從燭

影下見其眇曰真榜眼因易第二人人猶稱郭狀元

學使德清陳霆詩三晉古雄國歷世多異人偉茲壺

山賢開國推文臣微時掇神筯塑偶起欠伸登龍首

臚唱氣壓三千羣誰云貌不揚便腹皆經綸何時拜

遺像千載瞻風塵（萬通志）

書自蔡中郎邕字伯喈於嵩山石室中得八角垂芒之

秘遂爲書家授受之祖後傳崔瑗子玉韋誕仲將及

其女琰文姬姬傳鍾繇元常魏相國元常初與關枇

杷學書抱犢山師曽喜劉得昇後得卑誕塚所藏書
遂過於師無以爲比繇傅庾征西翼衛夫人李氏及
其猶子會衛夫人傳晉右將軍王羲之逸少逸少世
有書學先於其父枕中窺見秘奥征西相師友晚入
中州師蔪衆碑隷兼崔蔡草並杜張真集卑鍾章齊
皇索潤色古今典午之興登峰造極書家之盛若張
丞相華稽侍中康山吏部濤阮步兵籍向侍中秀輩
翰墨奇秀皆非其匹故庾征西始疑而終服謝太傅

得片紙而寶藏冠絶古今不可尚已右軍傳子若孫及郗超謝朏等而大令獻之獨擅厥美大令傳甥羊欣羊欣傳王僧䖍僧䖍傳蕭子雲阮研孔琳之子雲傳隋永欣師智永智永傳唐虞世興世南伯始伯始傳歐陽率更詢本褚河南遂良登善傳薛少保稷嗣通是為貞觀四家而孫虔禮過庭獨以草法為世所賞少保傳李北海邕與賀監知章同鳴開元之間率更傳陸長史柬之柬之傳猶子彥遠彥遠傳張長史

旭旭傳顔平原眞卿李翰林白徐會稽浩眞卿傳栁公權京兆零陵僧懷素藏眞鄔彤韋玩崔邈張從申以至楊凝式凝式傳於南唐韓熙載徐鉉兄弟宋與李西臺建中周繕部越皆知名家蘇舜欽薛紹彭繼之以逮南渡小米傳其家法盛行於世王廷筠以南宫之甥擅名於金傳子澹游至張天錫元初鮮于樞伯機得之獨吳興趙文敏公孟頫始事張即之得南宫之傳而天資英邁積學功深盡掩前人超入魏晉

當時翕然師之康里平章子山得其竒偉浦城楊翰林仲弘得其雅健清江范文白公得其瀟落仲穆造其純和及門之徒惟桐江俞和子中以書鳴洪武初後進猶及見之子山在南臺時臨川危太樸饒介之得其傳授而太樸以教宋璲仲珩杜環叔循詹希元孟舉孟舉少親受業子山之門介之以教宋克仲溫而在至正初揭文安公亦以楷法得名傳其子汯其孫樞在洪武中仕為中書舍人與仲珩叔循聲名相

埒云春雨雜述

宣德年間李琮廵按廣東過梅嶺得白神公洞仗劍入見二羽士對局壁上梅花瞌瞌神公折梅一枝贈琮出視之乃石也至夜神公來道宿緣從遊數十載問壽問秩問嗣應之如響一切疑豫咸取決焉神公好飲酒食雞園碁但不見其形久之别去圖形示公鬚眉皓然有仙人風骨石梅花春冬色變不常傳爲家寶舊通志

正統初王振問大學士楊文貞公曰今九卿無山西人宣皆不賢者乎文貞曰僉事薛瑄其人也已而文清至京振使僕致餽於文清固却之僕曰公何騃與諸方面以千金求通於吾公不得階君反却其餽耶禍將立至吾危君吾危君僕歸跪對振曰大權在我不厚鄉人以美官而乃餽酒肉彼却之固當已遷文清大理少卿又餽又却之亦不往謁未幾文清得罪 明臣十節

指揮使華嵩與尉州中官王振姪爭娼當杖贖特命髡其首漆之枷教坊門克大同衛軍 通紀

薛文清公瑄生時肌如水晶洞見五内其母欲不舉祖聞其啼聲止之曰此兒體清而聲宏必異人也乃舉之 家傳

薛文清公與吳康齋嘗言夢見朱子孔子二公皆質實人雖無妄語然不書亦可也 玉堂漫筆

薛文清公觀崖石每層有紋横界而層層相沓謂為天

地之初陰陽磨盪而成若水之漾沙一層復一層也殊不知實是水所淤耳葢天地之初混沌一物惟有水火二者開闢之際火日升水日降而天地分矣此山阜皆從水中洗出觀江河間沙洲可見余嘗謂水天下之至高者也山天下之至卑者也故海底有石而山巔有水然水亦實至高霜露雨雪是也同上

本朝仕途中能以理學為務者纔見薛大理一人葢其天資美處某嘗欲從游以官欵弗果斯人疏於處世

直道見黜已就閒矣未知造詣何如也 古穰雜錄

祁縣北白村里絶險可避兵正統十四年虜圍寨其夜寨中武安王廟刀鳴民家金鐵皆有聲衆懼不祥次日寇解去夜見寨上火光及聞人馬聲疑有備也 太原府志

于忠肅廵撫河南山西前後幾二十年每入京議事獨不持土物賄當路汴人常誦其詩曰手帕蘇姑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

短長 孫樹衷談

威寧出塞俘馘甚多一時羣臣忌功百方誣訕皆非實事汪直自敬憚威寧威寧不峻拒之亦未為過後人乃以威寧比陳鉞何其忍也 鄭曉今言

駙馬無封侯者欒城富陽永春西寧皆以軍功封惟永康公主駙馬崔元以迎立封京山侯孝陵少公主駙馬趙輝天順中求封侯不得 同上

耿九疇軒軏皆廉介之士操履素定天下信之天順初

首用耿為都御史軒為刑部尚書耿欲糾石亨之罪為所排黜為江西布政尋轉四川上知其為人清正但為亨輩所嫉一日泛論人才念及九疇非其罪焉因曰此人操行誠不易得因禮部缺人召至京師上憐其衰命為南京刑部尚書且曰遂其優閒可也後

渠雜識

天順元年五月追復王振官立祠祀之振家在京城内外凡數處重堂邃閣擬於宸居器服綺麗上方不逮

玉盤徑尺者十面珊瑚樹高六七尺金銀十餘庫通

紀

東嶽廟殿前鐵盆俗曰醮盆金皇統元年所鑄盆下之

座則明天順時所鑄盆刻鎮國上將軍南隰州刺史

趙寛座刻知州趙寛廟中一物兩朝兩官姓名相同

亦奇甚矣隰州志

耿文恪初舉進士任給事中時厥父清惠公為右都御

史上言父子同在要地非宜遂改翰林檢討後謫泗

州判官益厲志讀書不以寵辱介意成化改元召還翰林_{珑琰錄}

耿文恪官禮部尚書時常語人曰吾暮自部歸必經過三原王公之門見其老蒼頭每持秤買油念吾自入仕未嘗買油已心竊媿也後公代王為吏書崔後渠洹詞亦及此朝士嘗言王公子自三原來京省公只如貧士自僱一騾毫不干有司一女適宋監生止乘兩人所舁肩輿此在公亦其常也近見楊太宰家眷

往回亦如是先進遺風

汾城王莊毅公紀嘗夢身為皐陶後任刑部尚書見象雲韓公所撰誌銘聞見錄

王尚書國光精識鑒一日在高平劉令一相座劉出其子鴻訓及同學生二孫一張并館師王五人文質之冢宰覽竟驚曰皆公輔才安得萃處一室王文雖工惜福差不及諸子後孫公居相官司農曷相官中丞張公慎言官太宰鴻訓官東閣大學士館師王家礎

壬辰登進士選涇陽知縣未任而卒皆如其言　澤州志

松滋伍琇知汾州生子文定於州署時成化庚寅九月十五日也文定平宸濠仕至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　家傳

成化庚子京師有寡婦善女紅少而艾履襪不盈四寸諸富貴家相薦引以教室女刺繡見男子輒羞避有問亦不答夜必與從教者共寢亦必手自鑰户嚴於

自防由是人益重之庠生某慕寡婦必欲與私乃以厥妻紿為妹賂隣嫗往延寡婦婦至生潛戒其妻將寢則啟戶如厠妻如戒生遽入滅燭婦大呼生扼其喉强犯之則男子也厥明縶送於官訊鞫之姓桑名翀年纔二十四自幼即縛足小而為是圖富貴家女與之私者若干人法司上其獄憲廟以為人妖置諸極典云蓬軒别記

成化十一年七月妖人李子龍伏誅子龍本山西僧人

侯得權年三十餘人物俊秀無鬚類小宦監嘗遊陜西過道士妄傳讖語遂蓄髮改名所至誑惑逌邐入都潛住内侍韋舍外宅舍尊敬之妻以義子之女時混雜宦侍入内或登内殿中憩息御牀諸侍臣多拜禮為佛刺事旗校聞以八月往正定府舉事太監黄賜奏請披捕果獲其黄絹袍笏冠等器舍及子龍皆伏誅孤樹裒談

上黨人盧言嘗汲適見一犬墜草澤中幾死救出飼養

遂無恙出入嘗隨之後適亳醉卧旅邸隣店火發犬上牀嘷呼不醒啣其衣拽之言始覺遂得免潞志拾遺

析城山居人深潭取水往往汲出泥毬大如斗堅如石用刀破之中藏一鳥黄鸝也何以能蟄毬中何以水不能渡入蘇譚雜說

王屋山下一人解柹樹木心紋理作一佛像眉目手足纎悉分明雖圖繪不能及同上

弘治間澤州高平縣廳事後掘得碑有草書絶句額傍並無題識載酒欲尋江上月出門無路水交流黄昏悶倚東風立看去東風獨地愁列朝詩選

祁縣玉清觀有牡丹甚茂弘治間王府析移其枝遂槁後有村民由省會歸者途遇女子求載車中及觀下車入叩之則烏有也既而花復盛開人謂花神云舊通志

明弘治辛酉和順縣一糧戸往布政司取通關夜宿廟

傍公寓忽夢隨縣尹至一宫闕金書㑹議府三字見

全省府州縣正官皆集堂上坐一尊官大同平陽太

原三知府上坐澤潞汾沁遼五知州前席其餘知州

知縣以次列坐俄有符使齎文一通置案衆曰天降

山西秋榜至矣開榜傍一官唱名曰第一名李翰臣

大同府學生知府知縣皆起應曰其人孝友多為人

方便至第六名陳桂和順縣學生知縣應曰其人事

繼母能孝至三十四名縣官應曰其人舉放私債廹

死二人命中坐者舉筆名下一义至四十一名縣官應曰其人不孝且逐其弟為人傭中坐又舉筆一义至五十九名縣官應曰其人曾姦良家婦中坐者又舉筆一义至六十一名縣官應曰其人捏寫詞訟害者凡幾家死者凡幾家中坐又舉筆一大义唱名畢中坐者曰衆位可各舉所知凡二十五人中坐者擇九人呼寫本者快寫訖上奏糧户醒而默記之次日布政司領通關至盤陀驛遇陳桂報曰公今年中第

六名矣因述其事及揭榜果然餘皆如所夢噫天榜定矣而忽有那移不定可不畏哉舊通志

弘治中有回回入貢道山西某地經行山下見居民男女競汲山下一池回回駐行謂伴者吾欲買此泉可往與居人商評伴者漫往語民言烏有此買水何庸且何以攜去回回言汝毋計我事第請言價民笑漫言須十金回回曰諾立與之衆曰戲耳須二十金回回曰諾即益之民曰戲耳烏有賣理回回怒將相擊

民懼乃聞於縣縣令亦令紿之曰是須三千金回回曰諾即益之令又反復言四千以至五千回回亦益之令亦懼以白於府守令語之此直戲耳回回大怒言此豈戲事汝官府皆許我我以此巳逗遛數日今悉以貢物充價汝尚拒我我當與決戰即挺兵相向守不得巳許之回回即取椎鑿泉破山入深穴得泉源乃天生一石池水從中出即舁出將去守令問事既成無番變試問此何物耶回回言若等知天下寶

有幾衆曰不知回回曰金貝珠玉萬寳皆虛天下惟二寳耳水火是也假令無二寳人能活耶二寳自有之火寳猶易惟水寳不可得此是也凡用汲者竭而復盈雖三軍萬衆城邑國都只用以給終無竭時語畢欣欣持之以往祝允明語怪

正德七年十二月山西李五世習幻術嘗入延安府坐臥一深室鼓惑愚俗至是刼縣殺人官兵敗之五先遁走通紀

正德十一年應州奏捷上降勅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勦寇有功宜特加公爵制下舉朝大駭

孤樹裒談

正德十三年武宗繇西安歷偏頭抵太原大徵女樂有劉良女者晉府樂工楊騰妻也以謳進遂大寵載歸江彬與近倖皆母事之稱曰劉娘娘十四年八月南征宸濠劉姬疾不從約以玉簪召上渡蘆溝橋馳馬失簪大索數日不得至臨清遣使召姬姬以無信約

不肯行上尋皇自乘單舸疾歸載姬俱南十二月至揚州東循草場大獵以劉姬諫稍止記事本末

正德中吏部尚書張綵聞平陽知府張恕妾美索之不肯令御史張綸按致其罪擬戍恕獻妾始得論減聞見錄

嘉靖三年八月晉府西河王奇溯母嘗病渴王仰祝天甘泉湧出病愈建醮祈禱有雙鶴飛鳴繞壇後母卒王哀毀骨立宮墀古栢生奇花二異香襲人人以為

孝感下所司勘實勑命奬諭明史稾

明嘉靖辛卯太宰喬白巖自京口北還登太行約少宰孟遲齋大司徒李石樓會於沁水止德勝寺之翠開堂易名三老劉龍記舊志

韓斗南本縣人初行陰陽術偶於石匣中得異書一卷皆丹字習之遂能驅役鬼神隱形變化縣令召而試之與一鐔即縮入其中碎之無形呼之片片皆應人於他所見之後遂莫知所終其後裔尚居作平村沁

源縣志

洪洞韓忠定公生時父夢紫衣人抱送文彦博至其家故名之曰文墓志

韓忠定年五十時喪其閫夫人子輩數以再娶并納妾為勸言及輒怒云我年已至此復何為哉卒獨處惟一室雖使婢亦不容入遇冬寒命小孫温足敎其念書作對句雖處極貴自奉甚薄其清心寡慾如此後渠雜識

于慎行王文端公傳韓淑人嘉靖丙申閏十二月二日生公夢雲間仙仗擁送玉童下止其室知其貴徵也

家傳

邑中有鳥曰老鸛每賓興之歲來棲於庠之殿舍其數幾何士之登科者亦如之鄉人每占為預報嘉靖丁酉有五鸛集於庠須臾一鸛飛於西南是科中式者本庠四名而澤州閻承光實原籍高平也鳥之徵異如此高平縣志

衛文清周祚發解前一日太夫人許恍惚見一紫衣神
降於庭曰汝家合應是黄册書手忽不見太夫人疑
之密語家人厥明捷音至裏然舉首後位至端揆方
悟神語云曲沃縣志
衛公一鳳守青州時一獄官女為魅所憑廨中火數起
獄官懼請於魅魅曰衛尚書坐堂上殊礙出入非出
爾女於外不可女出而火熄又澤州某氏髙樓有鬼
人不敢登侯公璡未遇時請以身試之至夜分果有

物將登竊語曰俟尚書在盍急避之二公後皆如其官澤州志

尚書白公所知家居時室内忽地瓴墳起數日漸高視其下産一芝大如斗金色炫爛莫不驚異未幾公召起奉常澤州志

嘉靖辛酉長子有城役乏瓴兵道其令發古冢取瓴發一冢及隧皆琉璃金碧龍鳳之文有巨蛇守之赤色目閃閃如電吐氣繚繞如烟觸之立仆懼不敢近乃

止舊通志

李偉絲兾城徙漷縣兒時嬉里中有羽士遇之驚語人曰此兒骨相當位極人臣嘉靖中偉夢空中五色彩輦旗幢鼓吹導之下寢所已而生李太后野客叢談

開柵鎮聖母廟乃軒轅宫人西陵氏土人以養蠶故祀之莫知其始内古槐一株徑四圍世傳千有餘歲正德間枯至嘉靖再生初中空如磬内盛石子再生後内外堅實若嫩樹然太原府志

朱俊格靈邱王朱聰溺子善屬文聚書數萬卷尤好古篆籀墨蹟手摹六十餘種勒石名崇理帖世宗時獻王儲明堂二頌興獻帝后挽歌賜金帛著天津集若干卷列朝詩序

郡庠儀門西有元碑前鑿一孔稍下後鑿一孔稍上中虛容升許父老云嘉靖中一方士徘徊其下一夕乘人睡熟鑿碑其中有物潛挈以去嘗聞玉韞山輝惟卞和為能辨此殆其儔與潞安府志

嘉靖中襄垣民卜塟地於水碾村遇古塚請决於鸞仙須臾箕動云吾常山張賓事趙殺劉曜輔石弘皆我之謀也吾歿於戰塟此後絶矣可為我作野史因留題云自從離世上何地隐吾身細草山中路淡烟溪畔村春風吹恨骨夜月照孤魂欲說前朝事吞聲淚滿襟天王起鉅鹿推我作謀臣苦志披金甲清談笑竹林身因劉曜死志為石弘申寒食誰無主荒邱我有身一生徒老矣安得上麒麟卜者聞之遂封其塚

潞安府志

劉文靖教人嘗以收放心爲主嘗語諸子姪曰吾老榮已極壽躋耆耋此心猶日兢兢不敢放爾曹生膏粱中易流侈肆少弗知檢將損若身敗若家可不愼歟

溶溪雜記

祥符王繼廵按山西監臨科試披閱汰卷中得陶琰王槐二卷連擧解元衆服其明同上

楊貞肅繼宗未第時作石屋白巖山寺前讀書其中冬

夜獨處虎蹲於戸公伊吾達旦恬不為懼今舊跡猶

存澤州志

楊公繼宗知嘉興府有二勢人子由醫官謀署縣篆大

竊帑金莫敢誰何公至收治追金御史行郡欲出之

廼詰公曰盜有失主何人也公曰朝廷即失主又詰

曰原告何人也公曰知府即原告御史慚而退後渠

雜識

都御史楊公繼宗居憂時閹宦汪直以權幸延攬名士

聞楊公治郡名往弔公衰絰於墳所直趨至墳所拜起手捋公鬚曰比聞楊繼宗名今貌乃爾公曰繼宗貌陋但虧體辱親未之敢也直不復敢言直時威震海内不屈者惟公一人耳同上

嘉興當孔道内臣往來百方需索李公與莠藕歷曰内臣曰我無用此太守幸與我金錢或好布絹公曰諾即出牒取庫金錢去與太監市布絹即索金錢内又出牒取庫金錢入饋曰布絹金錢去也幸與印劵附

案他日磨勘内臣咋舌不敢受公有大節持風裁藩臬御史皆敬憚公公誅鋤姦豪盡束手歛跡但得改過即止不深究超陞僉都御史廵撫順天外戚官官莊田多占民間地土公悉奪而還之由是權貴歛跡

同上

萬歷辛丑歲饑迎澤門外橋下有東人來就食者一老一壯一婦人收養遺棄嬰兒全活甚衆 陽曲縣志

萬歷間西梁村賈人販於海外歸里日臨岸見一道人

眉宇軒豁骨格俊異謂曰吾與若鄉里也若可寄吾家信及詢居址乃曰弟過岍啟視吾函即知吾居矣客登舟驚浪拍天舟不沒者僅寸許閱日始渡海啟函止硃書子房送舟四字同舟人因於岍立子房公廟襄陵縣志

山西地寒予六月初巡五臺嶺頭澗底層冰積雪皚皚尚衣薄綿再加一綿適可當憲副陳汝止伯安兵備代州為予言北上鴈門更寒雲中更寒然煖木實塞

其間此陰中陽也燕聞錄

截石屏詩麥麪朝充食松明夜當燈此是山西本色語

深山老松心有油者如蠟山西人多以代燭謂之松明頗不畏風同上

曲沃縣尉孫緬家奴年六歲忽視緬母笑云娘子總角時曾養一野貍今憶否母亦省之奴云爾時野貍即奴身也鷹逐走入古塚後爲獵人擊殪見閻羅王王以無罪當得人身遂生海州爲乞人子苦饑寒二十

而死又見王王曰與汝作貴人家奴遂得至此今已三生矣廣異記

郭鏞山西人美儀表嘗習舉子通詩經自腐於進取從太監張敏令殿下衣服飲膳皆鏞幼所服事云陸釴漫記

劉以平字近塘倚氏人為諸生時夢入宫殿中有王者命坐對奕又至一所石門上懸聯句云鸜鵒能迴千載夢麒麟空卧萬年秋不解所謂既登進士為潞府王

官王敬禮如賔師遷陜西行太僕寺卿過武盟墓墓
上石刻一聯即夢中所見也以平初聘邑閻處士長
女未娶而女病𤸷及婚乃以次女行合卺之夕以平
疑其無病容詰之媒以實告以平悵然曰吾聘者病
女也棄之不義且恐速其死然次女已歸吾家無復
還理即室吾弟以寛可也更迎病女女果泣涕求死
親迎後病遂愈兄弟同日畢婚後登萬厯庚辰進士
隴蜀餘聞

徛氏人原良相者性愿謹明末為倉老人受郭某交代皆平斛及役滿而代之者荆某也其人狡黠故尖其斛折數多良相夜寢倉中拜禱於神夜分忽有紅光見東南隅繼聞空中擲米聲覺米大充溢漸逼卧處質明則倉廪悉滿縣令聞之往驗溢米六十餘石人以為忠厚之報云同上

鴈北歸必銜蘆越嶴則輸之淮南子以為鴈愛氣力銜蘆以避矰繳俗傳以為過海投蘆為桴以息氣力或

云輸蘆以供稅供稅之說誕矣過海為桴之說何秋來獨無而春始蘆耶蘆避矰繳之說不知來時何以為避且使上林射鴈蘆何能避耶予考鴈從風而飛春夏南風故北飛秋冬朔風故南飛秋冬過南食肥體重故借蘆以助風力耳塞北風高則無事此故投於鴈門關姑識之以俟明者焉推篷寤語

山西有人善摶虎蓄一弓極勁出必自隨一日官命捕虎山中使其侶將弓以從道語間虎出於薄亟呼弓

來其侶倉皇悞以他弓與之而將弓者逋矣柔不堪用應手折其人以手把虎足虎人立而吼虎頷骨極堅抵擊不已賴有鐵幘可禦不然碎首矣日且黑道無一人其人恐更有他虎當不可禦遂伸臂與虎一啞而虎死焉蓋虎性甚耿有不如意即憤極須齧人乃死其人識虎性故假手殺之吾吳中人官山西親見之召至啟其臂傷痕尚新也王穉登虎苑

朱衣鳥出澤州形如瓦雀毛羽類丹砂善鳴張希周攜

歸陳繼儒以為即古之赤鷄也澤州志

父老相傳遇陰雨之餘或烟霧之中昧爽之際古城城郭樓堞宮室烟樹宛一都會日出乃滅太原縣志

陳白沙游太學祭酒邢讓試陽和時此日不再得詩一篇讓得之驚曰龜山不如也颺言於朝以為真儒復出繇是白沙名震京師後渠雜識

余在山東日待郡守禮頗簡留飯一次彼必側坐雖遷官謁辭送之階下而已遣官人投一刺亦不答葢其

時皆然其後復起累遷山西按察使一日清軍提學二道偶約余同宴二郡守升官者置酒於書院余甚難之弟令列名與分而辭不往乃聞具糖席張嬉樂具賓主縱飲夜分而罷頗以為怪後問之余弟乃知近日處處皆然不以為異也觚不觚錄

余初任山東時布按二司後堂無留郡守坐者留之坐則必於私衙雖設飯無害而起官至山西臬則自守以至倅理無不留坐後堂者矣當時撫按不留郡守

令坐司理縣令行取亦只立待茶而已今兩直隷至留飯矣聞之各省尚不盡然同上

大同失總兵官所佩征西前將軍印職方請給新印鄭端簡時為主事白郎中總兵印文栁葉篆請改印文或稱別將軍或增減其字恐原印在叛軍處有事時行文奏報真偽不可辯誤事非小往年胡忠安公在禮部失行禮部之印改鑄行禮部印此在內衙門尚然況邊鎮兵權又反側不靖時乎郎中不以為然鄭

崇禎戊寅王房漢令高平一村翁有女為鬼所據具狀
控縣王即差隷往攝曰必有以報否則責汝隷不得
已持符市香楮於其村社廟焚而禱之良久空中有
聲曰若為我來乎若行吾且隨若隷喜過望在路叩
問輒隨應但不見其形狀因遂與俱詣縣繳票王曰
被犯安在隷曰偕至矣遂漫呼空中又輒應於是王
為置對責以無禮鬼曰某納聘三十金非敢亂也翁

曰無之鬼爭曰見藏其家某所地下遣隷還取掘土尺許果得金如數王知其役飾怒責之諭令改過鬼喏喏而去自是遂不復至曠園雜志

龍岩上有洪鐘高八尺圍一丈五尺六寸人傳前明時墜於地村人集數十不得動衆歸村食有一牧羊者立懸之遂坐化洞中村人知其異塑像楚獻其鐘至今懸焉永和縣志

有教官楊某者嘗夜遊東城見燈火光神彩異常徐往

就之有小户額其上曰陽光洞入洞中蕭然無人有几案香爐案上有黄庭清淨經二種燈一樹油將盡而案旁有甕滿注以油納一杓楊乃以杓添置燈内甕油將盡而盞不盈也已周視洞壁下皆甕中實以金試取之皆不動躊躇久乃出舉武迴視洞已闇然罔有矣靜樂縣志

相傳風峪山巖鑱字云立一箭臥一箭金鍋耳子露一半溝之南道之北一輛金車露枝幅不知何謂年久

漫漶字不可辨 太原縣志

王體吾長治人與諸友醵飲五龍山治具而忘其箸乃各以簪代食畢隨意取坐旁草拭其臟體吾所冠為銅簪明日視之巳半成銀矣急往山上原坐處徧取草拭之竟不可得可見太行之山常有化汞之草但人不能識無緣以遇之耳 舊通志

涑水每歲冬夜間時聞氷裂聲城戍者遥見有物如羊自西來冰劈積兩旁至南橋回近年見於白晝冰自

開裂水湧尺許逆流過南橋至呂莊河相傳有梅㳟將戰敗執戟熱甚就水濯之化形而逝此其戟精或曰蛟也然未可測舊通志

晉水澗行類閩越而悍濁怒號特甚雖步可越處輒起濤頭作淜湃源至高故也夏秋間為害不細以無堰揭之具爾予行三晉諸山間嘗欲命緣水之地聚諸亂石倣閩越間作灘自源而下審地高低以為疏密則晉水皆利也有司既不暇及此而晉人簡惰亦復

不知所事甚爲可恨閩諺云水無一點不爲利誠然亦由其先有豪傑之士作興後來因而脩舉之遂成永世之業故予謂閩水之爲利者盈科後進晉水之不爲利者建瓴而下爾 燕閒錄

李褒建節晉州表兄武恭性誕妄又稱好道及蓄古物遇褒生日無餉乃遺箱挈一故皂襖子與褒曰此是李令公收復京師時所服願尚書一似西平褒以書謝後聞恭生日挈一破膩脂幞頭餉恭曰知兄深慕

高真求得一洪崖先生初得仙時幞頭願凡得道一如洪崖賔寮無不大笑又記有嘲好古者以市古物不計直破家無以食遂為丐猶持所有顔子陋巷瓢號於人曰孰有太公九府錢乞一文與武恭事正相類　江盈科談言

李僉憲希椣歸田時年七旬餘天性樂易爲德於鄉稱德門第一丁酉歲元孫皖生時公幾頤矣戚友爭持年酒登堂賀公鬚眉皓白衣冠甚偉扶杖出迎子國

學生燉孫茂才仙品以次起曾孫商水令輿高甫冠餘鑿折隨其後觀者歎羨以為太邱朗陵遺風庶幾復見於今故壽公者有三仕百工範一堂五世人為一時僅事云解州志

邑耆民郝進十七子可謂家瑞靜樂縣志

陽曲四美園中舞鶴軒有墨鶴坐其中宛然鶴舞蕃呂紀筆名畫錄

大同婦人好飾尚脂多美而艷夫婦同行人不知是夫

有是婦也宣府教場東西幾十里南北二十里蔚州城磨甎所砌朔州近山易採木市房簷廊令頗傾頹語云大同婆娘蔚州城牆宣府教場朔州營房亦不誣也迪簡璅言

劉雲瓊臨縣舉人趙禓之妻有水雲居詩自署曰雝石檻花居士列朝詩序

西陵董氏少玉麻城周弘禴之繼室也弘禴字元孚抗疏兩遭貶謫間關萬里少玉皆共之貶雁門阨於靈

卬廣昌間三日不火食僮僕皆悲泣少玉哦詩自如年二十有九羸卒嘗笑謂元孚曰妾幸而為君婦待稍知詩亦不幸而為君婦即有一二佳句而人必以為出君手王元美序其詩稿同上

登昌衛闗永傑崇禎四年會試入都與儕輩遊忠義祠有道士前曰昨夢神告我後人當有登第者後且繼我忠義可詰之永傑愕然頗自喜已果登第後為睢陳兵備僉事十五年二月陳州破永傑格殺數賊身

中數刃大罵而死贈光禄卿　靈應録

吴生畫筆其在於今殆片楮為重矣平陽西偏普庵堂水陸社乃有吴生所畫水陸百二十軸社之得名以此姜子綺季為予言聞之寺僧述畫所繇出益奇甚明世宗朝西河郡王城北有隙地傳為廢寺遺址其地中間方數尺許雨下不濡雪甚不積又中夜常見奇光王心異之乃掘地以窮其怪掘深五丈得巨石函一以鐵絙二道束之發之又得錫函其最中函以

木木函啟而畫軸見乃希代之奇寶也王甚珍焉其後王薨嗣王不知寶異以乞揮使呂呂又死其家落寺僧以常直得之因刱地以藏焉則崇禎間事云因姜子言急求觀得見三十軸信奇筆已遂作歌志之

王士禄吳道子水陸畫軸歌序

崇禎庚辰長秋陽城析城山中諸樹忽枝頭遍掛人形長三寸綠色衣冠襟袖宛然兩腋下穿黑絨綫如傀儡繩繫狀山人取以贈人懸之室內至春時緣殼開裂

中出一蝴蝶飛去竟不知為何物石巖之下亦纍纍然舊通志

平陽許沖亮與甘肅生冲明友善崇禎間相約汗漫遊至高平遇牛公子基留憩南關道院牛倐遘家變以千金付許曰事急矣東西南北不可必脫有遇需此金以濟而生不知也居十年所不相聞至國朝牛更名青入監用教習考知縣許方知其尚在告生曰吾守此地負遊約者徒以公子金耳今公子在都門

需此必急於是賫金偕往見公子抱許痛哭既而曰某不肖家私灰燼意中久無此金願奉為買山資許大恚云亮若利此安待今日幸勿汙我牛改容謝許遂去陟嵩岳不知所終或曰許避近宋中一巨公棲遲歿生亦不食死澤州志

近年有礬甓穿壙而遇古穴者窺其甃砌堅緻采繪人物之狀完好如初尸體衣佩仰卧在牀有若寢息衾褥枕席都未損動或以幽室久閉未可輕入及入之

髑風輒化前之所見一切如掃亦不知何時有此葬法說者疑為金元間事然史傳中亦未之見也太平縣志

莊麟山西永寧州臨縣鄉民也年二十未昏暑浴於河見大鯉困網中約重百餘斤軒鬐若訴麟憐而脫之鯉遊行作回顧狀躍波而逝後麟隴上假寐夢秀才騎從甚都皆翩然俊逸揖麟而言曰予德子甚巳請於家君將以妹室子幸勿辭麟瞿然曰僕田澤人耳

素不與君相聞何德之有剡喬野不稱敢辱君之妹乎秀才曰子不憶河上之鯉耶予乃禹門龍王第三子也化魚出遊為漁所困儆子將鱠予於市矣舍妹明艷真堪作逑子何拒之深也麟聞之心惴曰水府路殊賢妹何愛於僕蒙君之厚是速僕之死也敢辭秀才心恚因出水晶一顆贈麟曰倘魃為虐子以禱甘雨可立豐也及寤而晶在遇旱輒效號曰雨師莊老凡州縣贈遺皆却焉遠近甚德之　國朝順治初

年七十餘臨歿前三日復夢秀才曰君數將盡晶應見還麟探懐予之秀才曰予仁且介當廟食茲土土人立祠河干頗曰放鯉肖麟像其中禱猶驗焉（瞽雲樓雜說）

聶翁山西人婦虞氏生一子翁又商於川主李氏李之婦新寡翁即贅於其家俗謂之坐門招夫承其香火改姓李亦生一子因張獻忠入川李氏子母散失翁流入滇黔爲僞弁被官兵俘獲時纍囚數十撫軍付

州刺史聶態臣鞫之詢及翁里居姓名刺史異之退問母母令復訊而已聽於後不數語呼其子曰真而父也起之因中拜哭大慟洗浴更衣慶忭無已屬員咸將羔雁為賀刺史觴之翁亦在席客問翁何由入滇黔翁言其從川入滇始末又與李吏目里居母子姓名合李駭甚歸述於母母令設醴邀翁翁至母窺見出曰尚識妾否為吏目者君之子也刺史聞之至與吏目序兄弟焉見聞錄

山右有羊子壽者羊叔子之裔也子壽之祖年三十未有家室牧羊山中里人以其誠實有願為之婚者彼力曰德容兼備而復厚奩資者娶之聞者莫不竊笑時隆冬南風大作瓦石俱飛墮一婦於庭姿容絕艷衣飾縞素自言秦氏女父母俱亡家在正定之平山縣頃見我亡母云與此處羊郎行十三者有姻緣挾我至此倏失我母人咸異之正定至汾幾二千餘里瞬息飄至洵屬天緣衆為醵資諧伉儷焉客有戲十

三者曰佳人之德容備矣百兩之將關山脩阻風姨不能致奈何女聞之曰我家固巨商有金窖於都門室中我父母相繼淪亡不及發尚有老僕居焉今我與俱往窖金十萬有奇皆可得也奩資不亦厚乎擇日往僕已死惟嫗存焉告以故遂盡取地下物即貫於京今子若孫以百指稱富室云 同上

田地有横土有立土西北横土可以穴居山西多窰房即所謂陶復陶穴也立土不可穴居又不宜種禾江

南又有斜土不畜水亦不可種呂種玉言鯖

舊聞晉中一宦族戒子孫不得放債歷世以良善聞放債取利固非士大夫所為况取償必致招怨良可為戒王崇簡冬夜箋記

樵人於王屋山得茯苓如屋送濟源某公服之十年不盡筠廊偶筆

先文康過蒲州謁關侯廟見一聯云怒同文武道即聖賢先公以對句不工思有以易之偶午睡夢侯告之

曰何不云志在春秋公醒而書送侯廟同上

嘉禾曹秋岳溶嘗至昭君墓墓無草木遠而望之冥濛作黛色古云青塚良然墓前石案刻其闕氏之墓為蒙古書先生考繹最詳榻數紙歸同上

大同左衛元帝廟鐵爐可容一石香灰中生榆樹大如碗四時青翠然根下火常不絕同上

山海經太行山一名五行山列子作大形則行本音也

天祿識餘

陳說岩相國廷敬說其鄉有兄弟皆為名卿而其孫愚騃不知書家以中落至持銀椀乞食於市而不悟銀可易米人家子弟不讀書者可以為戒因書示子孫輩云 分甘餘話

名勝志太原府城内有巨鐵常露其頂掘之則深入不出曰鐵毋今有鑽鐵祠西樵游并州題詩云塊爾留其質蕭然覆古苔氣應于象緯地已絕塵埃知有藏鋒用無勞大冶開風胡今已遠珍重寶刀材 同上

陜州北濵黄河與山西平陸縣隔河烟火相望按開天傳信記天寳中開月河得古鐵鏵上有平陸二字上異之藏於内庫遂改河北縣為平陸縣隴蜀餘聞

絳縣澂泥硯一絹袋置汾水中踰年而後取則泥沙之細者已入袋矣陶以為硯水不涸天㬹識餘

沁水韓王村玉女祠内有樹一株老幹婆娑每當春秋開花二次春則紅秋則黄花有異香歷年既久人莫知其何名澤州志

城南荆開府墓前列華表翁仲繚以周垣内植栢可數
百株十里外望之欝然成林明崇禎甲申李自成渡
河寇京師栢忽盡枯死踰年復生　國朝吴三桂逆
命滇南栢又枯今蒼翠如故吁亦異矣臨晉縣志
康熙三年四月東鄉人誘豫客至家謬爲盟夜半約同
入市貿布行草徑推入眢井復下瓤石聽之聲聲皆
中日初升行人聞井中有呼救聲且曰我早行失足
者縋上訊其故當集衆縛兇詰公吐實問布客則云

初下見亡祖抱井旁坎中其甎石中牛皮上耳官怒立斃允杖下 澤州志

康熙年間沁生竇子吉家奉關侯極虔一日出門遇數男婦引登舟過沁走三十餘里至林村嶺時已暮見門庭軒敞燈燭輝煌盛供饌以待吉甫就席忽見侯神叱云孽祟已久敢復誘害人耶遂提刀殺男婦等錚錚有聲吉昏仆夜半始甦則在荒棘中迷所向待天明方覓路而歸 同上

沁城北碧峰寺東厓有槲樹一株人鼓掌其下輒應音如雞鳴於是遊者趾相錯咸呼爲鷩雞樹 同上

康熙丙寅二月二日西關龍王廟市集有書賈就地布席攤書可數十種忽旋風自廟門入盡捲書入半空仰視片片飛揚如百萬蝴蝶成陣以次而上視飛鳶猶在其下頃之飄入雲際不見其旁攤書者尚有數人端然不動斯一異也 臨晉縣志

魏學誠寄雁平李梅崖監司先子同朝仰令儀容臺共

事更相知十年歷歷君才老一别蹉跎我鬢絲已見行邊長攬轡還知退食但吟詩自慚薄劣依邱壑分得餘暉奉老慈寒松堂集

朱彛尊白玉盌記予自大同轉客太原留曲周王公官廨公藏白玉盌一崇五寸深四寸六分徑七寸檠以映膚燭皎若冰雪有黄點如粟凡十餘綴焉獲之晉恭王府者也曝書亭集

朱彛尊跋晉祠鐵人胸前字曰太原縣唐叔虞祠西南

隅聖母廟階下鐵人四長九尺分兩行侍立胸前有字紀鎔鑄歲月是政和年造文既痷𤕤字亦粗醜無足取者倦圃鉏菜翁以金石之文石多金少欵多識少遂摹搨而裝潢之此無異燕人之市馬骨也同上

朱彛尊王維伏生圖跋曰王維所畫伏生上有宋思陵題字又曰按中興館閣續錄維所畫濟南伏生圖曾歸秘閣儲藏故宋元以來題跋獨少同上

山西潞城縣民病不服藥亦無醫縣南十餘里有盧醫

山上有盧醫廟廟皆石壁石柱石瓦遠近病者持香燭楮錢詣廟通籍貫述病縁用黄紙空包壓香爐下禱畢紙包角動開視得紅丸者入口病即愈白丸者淹纏數日可愈病不起者無藥再四瀆焉即與黒丸服之亦死無爽也廟門夜有二黒虎守之傍晚即相戒不敢上山矣山頂有風洞口不甚大而深不可測土人旱則往祈風夏秋旱則祈西北風冬春旱則祈東南風亦用香燭福物向洞拜禱取其方之土而供

之風至雨亦隨至今君金諱輝初任潞城詳言之述異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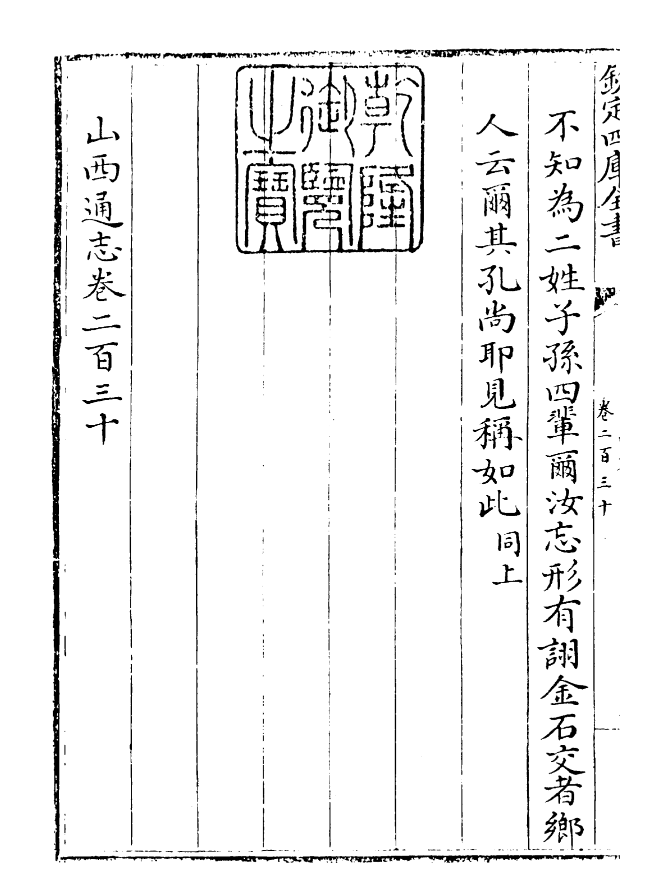
永寧州通大道處有土岡岡側一小茅庵庵中一道人以賣馬鞭竹快為業傍置一爐取炭焠鞭快即成人物山水花草較倭銀更細所獲錢即脩路及橋人每過其處必下馬少憩未嘗知其異也後道路橋梁俱已脩整道人忽不見相傳為散仙云觀其以炭焠花且終日未嘗飲食所居地數十里無人烟行客過之

雖寒暑不見變易是真仙客矣康熙甲戌乙亥間事
同上

沁邑南鄉村名後麻園者里人劉光岳七十餘口五世同居恐讓一如張公藝析設長衣出者輒衣之無定主中有一人頗蓄私囊衆知不言後因事破家議析居私蓄者泣曰吾不類曩有藏貲願出公之居不必析也遂聚處如初 澤州志

處士孔辰象家人八百指五世同居其與尚光裕友人

不知為二姓子孫四輩爾汝忘形有詡金石交者鄉人云爾其孔尚耶見稱如此同上



山西通志卷二百三十